

法國名家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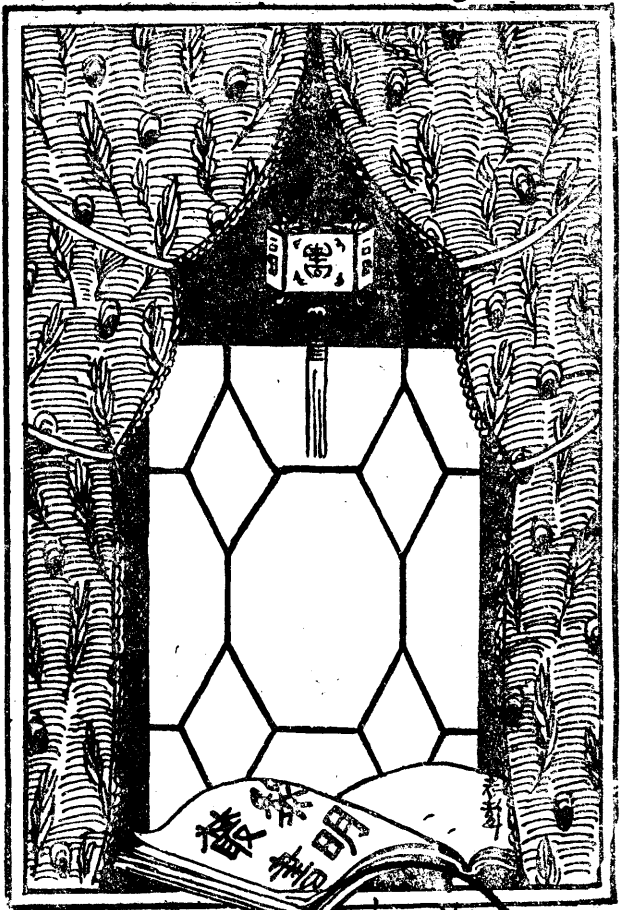
徐蔚南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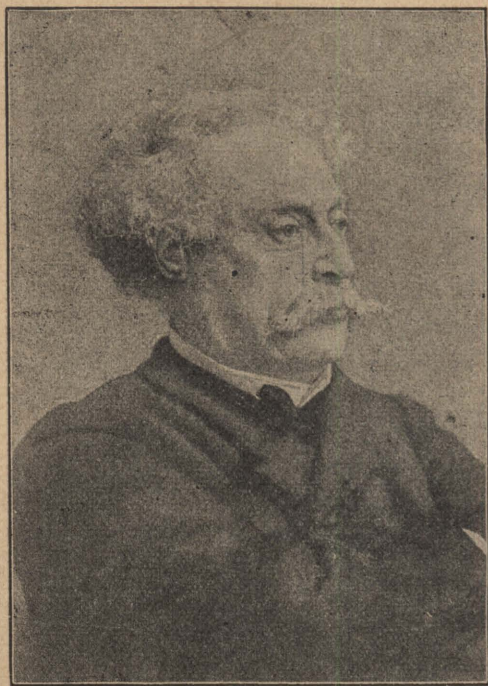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39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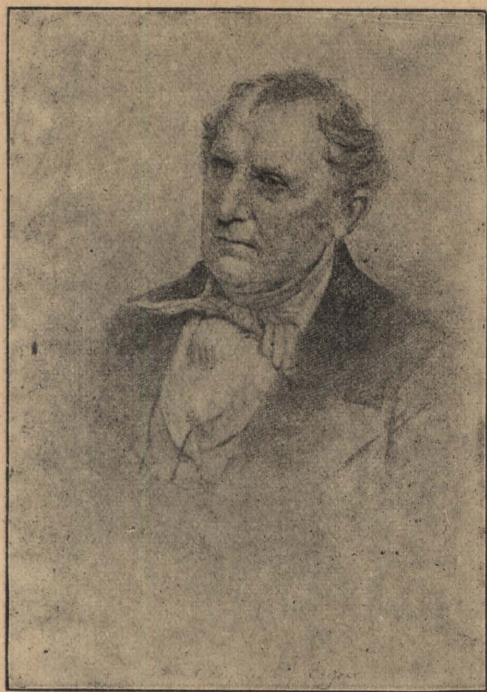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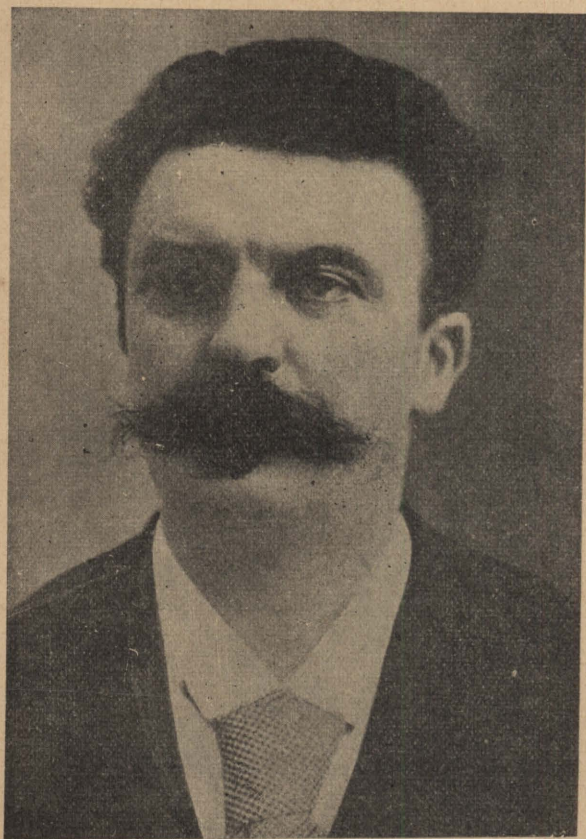
法國名家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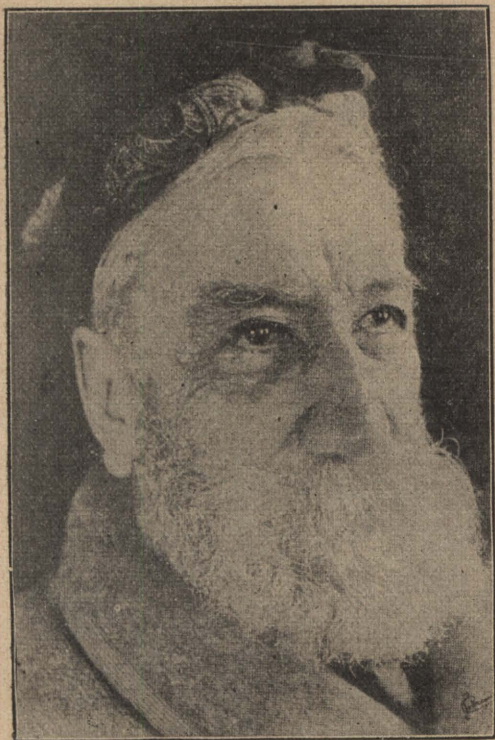
馬 仲 小



高 貝



桑 泊 英



法 朗 士

弁言

Dumas / dit, Melpomant, France

這本書裏所收的幾篇小說，計有四個作家：小仲馬，高貝，莫泊桑和法郎士。這幾篇小說不能說是各個作家的代表作品，只是在我閱讀的時候，感到一種愛好，便譯了出來。愛好的是什麼呢？是小仲馬的文章的幽默？是高貝的反對國內戰爭的主旨？是莫泊桑的刻毒的筆鋒？是法郎士的輕靈澹素而帶諷刺的詞句？是的，或許都是的。但是我更愛好這幾篇小說裏所表現的人生能打動我的心。如果這裏的譯文不能打動讀者的心，那是我的譯筆不好，要請原諒的。至於譯文錯誤的地方，還望指教。

譯者

目 錄

小仲馬	
鴿子的懸賞	一
高 貝	
半身小像	五〇
莫泊桑	
貓	五八
法郎士	
比愛兒之書序	六四

怪物	六九
白衣婦人	七三
我給您這朵薔薇花	八四
愛多亞的孩子們	八七
一串葡萄	九三
金眼睛的馬山勒	一〇一
曙光裏寫就的附註	一一四

鴿子的懸賞

小仲馬著

假使你是做兒子的，那末你的父親要對你這樣說了：『去用功，凡有教育的人無論什麼事體都能做。』假使你是做父親的，那末你要對你的兒子說：『去細心研究。好教育就等於一注財產。』

很好很好！

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八點鐘的時光，一個郵差走進麥史萊街上的一間房屋裏去了。這條街雖則穿過最熱鬧的地方，但是在巴黎要算是最沈靜的了。那郵差將一

封信放在門房的檯子上之後，伸出手來索取郵資，說道：

——有勒勃冷先生嗎？請付三分錢。

——這裏是三分錢，那個看門的女人一邊說話，一邊將那封信插入那個受信人的護書裏。

你們對於不能拆開來看的信札，曾經思想過那信中的內容嗎？那怪物——摺疊的紙張，——帶了一個人的歡樂，悲哀或希望，從這地方送到另一地方，在輸送人的手中時，沒有送到指定的人的地方，老是守着靜默，一聲也不響的，你們對於這個怪物曾經思想過嗎？你們對於信札的恩惠，曾經計算過價值的嗎？你們要說：信札是兩處地方暫時的接近，是越過山嶽的握手，是維繫世界的無形的鎖鍊。信札有如羅馬的石努施大神（Janus，係羅馬之神，前後有兩個面孔的），一樣，有兩副面孔的。一面是饒舌，一面是沈默，一面是包含一切，一面是不聲不響；在受信者，不論男的或女的，以為有無限的趣味，無限的戀愛，無限的智識，但是在第三者，偶然間讀到那種信却覺得莫明其妙，不得要領。你們隨便

取二十封信來讀讀看，有的是商業通信，有的是通知決鬪，有的是招待喫飯，然而在沒有啓封之前，一切的信都是一樣的面孔，紙張的摺疊法是一樣的，信面郵局的圖章是一樣的，換言之，一切的信都蒙着一個同樣的假面具。這不是人生的表現嗎？所謂「人」也者，正是一個信封，而在這一樣的信封裏面包含着多少不同的思想呀！所謂「人心」也者，正是郵局的圖章，而在這不變的圖章下面包藏着多少不同的感情呀！一天，你接到一封信，使你非常的忿怒，你便把它拋在火裏，信上的字，於是在火焰的死的接吻之下，苦悶而做出可怕面孔來了，過了一會兒就萬事完了；這燒失了的「過去」甚至灰燼也不留一點了。你們的心也正是如此，一天，你們用着好奇心展開那心來，你們在心中得到了一個名字，你們歡樂了，既而這個名字消失了，你們也若無其事。但是要消滅這個名字，却不必如信札那樣，將你們的心來燒燬的；那名字會獨自消失了，重新變成白紙的，但是如果你們還想在那白紙上寫幾個字，那白紙或許要成爲飛塵了。

却說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郵差送一封信給那住在麥史萊街的勒勃冷先生。

勒勃冷是怎樣一個人呢？那封信裏寫的是什麼呢？勒勃冷先生是一個胖子，四十五歲左右的年紀，做洋布生意的，稍有一點財產，有一位妻子和一個女兒。照這樣看去，他已有接受一封書信的理由了。勒勃冷先生長得很醜，但是他的女兒却非常標緻；勒勃冷先生是愚蠢的，但是他的女兒却有非常的才智；勒勃冷先生是肥胖的，但是他的女兒的身段却是很俏；最後勒勃冷先生是利己的，但是他的女兒却是深情的。不拘這種缺點，勒勃冷小姐對於勒勃冷先生，却如俗語那麼說牽着他鼻尖走的。（意思就是不怕他，容易對付他。——譯者）

當那勒勃冷先生的女傭下樓去買早上的物品的時候，女看門將剛才接到的信交給她，她回來時將信交給她的主人。主人正坐在書桌前，身上穿着房中的便衣，模仿毛絨布衫，織成棕葉樣子的便衣，也在寫信。我們剛才說過的，勒勃冷先生經商很久的，當他在商界裏的時候，他有一個脾氣，就是自早上八點鐘起寫他的信，寫給國內外的生意人。勒勃冷先生不做生意已四年了，已無人來往的了，可是他深信早上至少非寫四五封信過

不慣的了。他在這種信裏寫的是什麼，沒有一個人答得出的，就是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來。然而他總是寫，彷彿很忙的一般，這樣子才使他滿意。

勒勃冷有時寫信，得到一句句子，他覺得很滿意，屢屢帶着點執拗子弟的笑形，反覆誦讀那句子：

——我知道我幾時要死了，我常常說。

——幾時你要死呢？人家便問他。

——等到我不寫信的上一夜，我就死了。

勒勃冷先生是在書桌上寫信，因為要仔細看他所寫的，他便將眼鏡推到額上，我想你們一定看見過的，戴眼鏡的人逢看一件東西要看得清楚一點的時候，常常將他的眼鏡放到額上或者將眼鏡放到鼻尖上，然後從眼鏡上面或下面看出來。

因為我常常看見人家這樣的，我便想到戴眼鏡的祇是那種被警察老爺釘梢的人纔戴眼鏡的，他們想化裝，於是常戴着眼鏡，弄壞那眼睛來。硬要眼睛隔塊玻璃來亂看一

切。

女傭擊進看門給她的信來時，恰巧渠厲在她的爹身邊。渠厲是勒勃冷小姐的名字，不言可喻的。我們所以說「恰巧」者，因為渠厲平常要十點半鐘才起身，十一點鐘喫早飯的。她看見父親剛要拆閱的信上的字跡，她的臉頰升起了薄薄的一陣紅暈。假使有個精細觀察的人在那兒，看見她的紅暈，或許會知道這封早上來的信，和她偶然在八點鐘就起身這件事，並非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說過渠厲是美好的；我們現在來說出她怎樣的美好。她的身段不高不低，恰到好處，頭髮墨黑，眼睛碧青，面色緋紅，牙齒雪白，肩架肥圓，胸背平薄，兩臂靈巧，兩手細緻，腿圓胖而足纖小。

啊，那樣醜陋的父親會有這樣美麗的女兒；這是造化的神秘呢，還是文明的秘密呢？不必議論，不必攷查，我們祇要感激就是了！

勒勃冷先生研究那信上的地址，覺得成爲問題了，便說道：

——呀！我不認識那字跡呀！

勒勃冷先生挺身向後，靠在那洋布的椅背上，咬着他的右手的食指繼續研究那封信上的字跡。

——爸爸，你拆開來看好了，就可知道是誰寫的，渠厲一邊這樣說，一邊將她臂膊放在椅背上，靠近她的父親，心頭彷彿小鹿的撞。

——你說的不錯，老頭兒說，他啓了封。我們所以用「啟」字者，因為勒勃冷先生深信書翰上每個字都是極重要的，不能拆碎一個，輕輕地啓封，不太性急，方始信上一個字都不拆去。假使信上扯去一個字，信上一部分の意味或竟全部分の意味就要失去了，至少使那一句句子受了損傷。

——啊！這是來翁先生的，勒勃冷先生立刻就看那署名。

——啊！真的渠厲說。

——這漂亮小夥子要對我說的什麼來看呀！

勒勃冷先生高聲朗誦道：

『先生，

你收到我這封信一定要很奇怪，我的希望太是大膽。』

——這漢子寫的字多麼好呀！勒勃冷先生評論起來了；做個管帳的多少好！不幸他不是管帳的。繼續讀下去道：

『我的希望很大膽的，』勒勃冷先生一個字一個字聲音拖長來讀，『但是我已不能抵抗我心中的希求了，假使我該死的，我寧願死在你的拒絕之下，却不願悶死在疑惑裏。』

——說的是什麼意思？

——爸爸，你再讀下去。

這個布商再讀下去了。

『我愛你的女兒，我相信渠厲小姐也愛我的。』

勒勃冷先生讀到這句句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他愛你，你愛他！他叫了起來。還是我句子沒有看清楚？

——是的，他愛我，我愛他，爸爸。

——這是你的說話嗎？

——我的母親很愛你，我也能很愛來翁先生的。

——這是真的；但是我，我是商界中人。

——嚶，爸爸，渠厲極鎮靜地辯解道：假使母親爲了你是商人而愛你，我却以相反的

理由而愛來翁先生。

——他要怎樣呢？

——他要和我結婚。

——我想他的要求太大膽了。但是你怎麼知道他要和你結婚？

——因爲他昨天對我說，他要寫信給你，求你允許他和我結婚。

——那末你們在背地裏講話的。

——是，爸爸。

——常常講話嗎？

——常常講話的。

——呀！

——他對我說他一生愛我。

——你怎樣回答他呢？

——我說到死我也愛他。

——什麼時候你對他這樣說的？

——當我送茶來給你的時候。

——在我眼前會有這等事？

——常是如此的。

——我竟不看見嗎？

——你是一點也看不見的，爸爸，你老是戴着你的眼鏡。

——很好，勒勃冷先生立了起來，把信摺好，不再讀下去了，很好，小姐，你還回到你的女學校裏去吧。

——去做什麼渠厲問話的口氣，簡直一點不怕她父親的威嚇，彷彿她決不會輸給她父親的。

——你到那裏去等，等我替你找一個丈夫。

——爸爸，由你選嗎？

——由我選。

——啊！你選的，我不和他結婚。

——我選的，你不和他結婚嗎？

——不和他結婚。

——爲什麼？

——因爲不是來翁先生了。

——那末你是一定要來翁先生的。

——是的。

——別個你就不要。

——不要。

——你相信我會允許這種婚事的嗎！

——我相信的。

——我寫信去給來翁，不准他的脚再踏進我家一步。

——但是我仍能和他見面的。

——請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和他相會？

——從窗口，並且我可以寫信給他。

——你要寫信給他！你要寫信給他？

——我的愛他，同你的兇狠一樣，我成年之後，不管你什麼，我會和他結婚的。

——你這種好樣子，到底從那裏學來的？

——我在書裏讀來的。

——什麼書裏？

——法典裏。

——法典裏！

——保障人們權利，制定社會法則的寶石箱一樣的法典裏，會有這種事，誰能相信！

——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關於成年兒女的權利的一章。

——你知道在你結婚時，要多少嫁粧費呢？

——知道的，爸爸，六萬法郎。

——你的嫁粧費不給你了。

——那是你不能的。這是我母親的財產。等到我成年了，你要算回我的。民法第八十六條，關於保護人的一章。

——這一切誰對你說訂在法典裏的？

——來翁先生說的；你都知道他是樣樣懂的。

——但是他一個大錢也沒有。

——不要緊，他會有財產的。

——永不會有。

——這是你自己對他說過的。

——我說過，他會有財產。

——你說過；我聽見你不知多少次恭維他有高等教育，並且說有了教育，將來一定能夠成就的。啊，爸爸，你再坐下來，我們來講講話。

勒勃冷先生再坐下來，渠厲坐在他的膝上。

——你不是很愛我的嗎？那個女人一面替她父親弄好領結，一面這樣說。

——是的，不過……

——因為你是愛我，所以你不准我嫁給來翁，是嗎？我對你說，我的好爸爸，這樁婚姻一定要成就的。

——不能的，來翁一個大錢也沒有。假設你的六萬法郎的資本，有利息五分，每年只有三千法郎的入息，你能很幸福地過活嗎？這筆錢在這時候要有五分利息也很為難呢；等到我死後，你也只得十二萬法郎，邀天之福，我還是很康健的；所以你丈夫至少也有你那樣的資產，就是要五六萬法郎才行。

——來翁先生會積起這筆錢來的。

——等他積了錢後，我們再講吧。

——假使你把他的信再讀下去，你就不會如此發怒了，我們也就可商量了。

——你知道這封信的最後寫上什麼話嗎？

——自然知道的，我袋裏還有一份抄出這封信的稿子。

——啊啊！小姑娘！好狡猾！

勒勃冷先生於是再讀那封信。

『做你女兒的丈夫，是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一生的目的。但是我要她幸福，要使她無所不滿足，樣樣都不缺少，就是奢華的用品也不缺。你知道我是怎樣有學問，你知道富有學藝的人的學藝就是一宗財產。請許我一年功夫，這一年裏，我將從事於事業，當孜孜不倦，以求貫徹我的目的。過了一年之後，我將回來向你請求渠厲小姐和我結婚；在這一年裏，我當廢食忘寢，至少要積起五萬法郎來，這數目還是開始積蓄的數目呢。Omnia labor vincit improbus……』

——這句子是什麼意思？

——努力的工作戰勝一切，渠厲回答說。

——你竟懂臘丁文嗎？

——是的，爸爸。

——你真懂臘丁文的？

——真的，這是來翁先生教我的，爲要用一種你所不懂的文字來通我們信息才教我的。但是你讀完這信呢。

勒勃冷聽見女兒會臘丁文，簡直發呆了，糊裏糊塗地讀下去道：

『如果在一年之內，我沒有成就，那末，任你將渠厲小姐嫁給那一個好人好了，我也祇有死了。』

——噯！爸爸，你怎麼說？

——他說的還有理。

——運氣，運氣！你那末應允了？

——你既經要我應允，那末只有應允了。

——在一年之後，你允許我和來翁結婚嗎？

——如果在一年之後，來翁積了錢，帶五萬法郎來給我。

——他會積得五萬法郎的。那末，我可以對他宣布這個好消息了，叫他上來謝謝你。

——怎麼？

——他在下面街上等你的回答呢。

——你怎麼看見他在街上？

——我知道的。他昨天對我說今天早上九點鐘等在街上，現在九點鐘打過了。

渠厲走到窗邊去，開了窗子，向着她眼睛注視的方向，招了幾回手，招手是處處地方一樣的意味，就是等於叫人「來呀！」那個男子看見她招手，快活到跳起來，趕快飛步走進屋子裏來。

二

那姑娘將來翁推到勒勃冷先生面前說道：「你去謝謝我的爸爸；他允許你的請求

——多麼感激呀！來翁握着那父親的手叫喊起來。

——你真很愛我的女兒嗎？

——真心地愛她，先生。

——你想你能够達到你的目的嗎？

——我想一定可以達到。

——你現在已有了什麼？

——一點也沒有……

——然而你有一個位置的，你對我說過不知多少次了。

——是的，先生；我在財政部裏有個位置。

——每月你有多少薪水？

——一百三十個法郎七十五個省丁姆。（Centime，二百個省丁姆等於一個法郎。）

譯者。

——不大多。

——所以我想拋棄這個位置了。

——要留心呀！無論你有多少學問，做旁的事體或許得不到這個數目呢。

——先生，你錯了。我們幸而活在這一個世紀裏，努力總有報酬的。

——然而直至今日，你每月還祇得到一百三十個法郎七十五省丁姆。

——先生，要知道直至今日，我沒有愛人，所以這一點小收入已夠我單純的嗜好了。

——勒勃冷先生原來祇懂本國的語言；賣布時用起來是夠了，算學呢，只知道怎樣可以賺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他於是驚奇地說道：

那末你懂得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的，先生，我懂得許多的事情。

——英國話，你會講嗎？

——講起來流暢得很。

——德國話呢？

——講起來同本國話一樣。

——意大利話呢？

——頭等。

——西班牙話呢？

——精通。

——臘丁話，希臘話呢？

——澈底明瞭。我還懂得亞拉伯文的。

——亞拉伯！哼，爸爸，梁厲講話了，多麼好呀！假使你也懂得亞拉伯，你將多麼歡喜！

——怎麼，先生，你會讀彎彎曲曲的，瘦長的，像麵條一樣的文字嗎？

——翻開書來就可以暢讀。

——你也會圖畫罷？

——會的。我會臨畫大畫家的作品。我也學過一點建築學，化學是我學得十分精通的，此外，我學過歷史，博物，法律。我有這許多學識，你相信我在一年之內不能得到五萬法郎嗎！

——五萬法郎！這是一大堆銀子呢；但是我決不食言。你到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回來好了。假使你有了你的爺娘爲你化費的一切的錢了，那末你就是一個呆徒，我也將我的女兒給你的。

——渠厲，你能忍耐地等我一年嗎？來翁回頭向那姑娘說。

——是的，我一定等你。

來翁握了握愛人的手，告別道：『再見，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

——先生，再會了。這句說話在勒勃冷先生的嘴唇上已講了二十年了，每次送客的時候，老是用着這句話，音聲很懇切的，還夾着點無意味的笑。

這一回事情之後，過了十個月半，有一個顏色憔悴的男子，長長的鬍子，面頰瘦到凹下去了，衣衫也襤褸不堪；一個人坐在倫敦下等旅館中一間黑暗不潔的房裏。他俯垂着頭，左手擎着一枝手槍，右手弄着那槍頭和機關。這蒼白，瘦弱，襤褸的青年已兩天沒有飯吃，原來這就是來翁，他正在想自殺。

一封信鋪在檯上，信上寫着渠厲的姓名和住址。

信中所寫祇有下面這幾句：

「我爲了你的爸爸所要求的金額，一切都試過了，但是我如今比上一次見你時還要窮；我已兩天沒有飯吃了。當你接到這封信，我正想着你而自殺了。假使我還要等待，餓也要餓死的，還不如槍珠了結了吧。」

希望你幸福，渠厲，這是在我未死之前最後一次的祈禱。

三一，七月，一八三八年。

來翁

來翁把這封信看了最後一次，然後把它封好。

——到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祇有六個星期了，就是算了吧；他自言自語着，將他手中的槍裝上了槍彈，預備照準那太陽穴打一槍；因為他樣樣都懂得的，他懂得要開槍自殺，須向太陽穴開，不是向嘴裏打，如果人要立刻就死。

正當他要撥動手槍機關的時候，房門突然開了，走進一個胖子來，顏上斑斑點點的小瘡癩，布衣裳，胸前一塊白飯巾向外翻轉形成三角式的。這個醜陋的胖子便是來翁在那裡生活的旅館的主人。

來翁的最初的動作，（這種動作是人人會的不必學習的）便是撥動他的手，放到背後去，將手槍藏過了，並不是撥動那手槍的機關。

但是這個動作已經逃不過主人的眼睛了，他走近青年的身旁來，說道：

——你在做什麼？

他把來翁的手和手槍拉到前面來。

——你想自殺嗎？

來翁點點頭。

——你借我的四十個先令怎麼樣？

——我沒有錢。

——那末，你不特沒有錢還我，你還要死在我的地方，這就是你要弄壞我旅館的名譽來，并且要我收拾你死屍，拏手槍來給我。

——爲什麼？

——你還要問！你沒有還清我的債，不准你死。償清了，由你去死，不關我事，但是死也要死到外面去的。

——那末我連到死的自由都沒有了，來翁囁囁地說，自殺前的感動，饑餓，失望，貧困

將他拋在完全的衰弱裏了，他糊裏糊塗地將那手槍交給了店主人。

他說道：『總之我欠你銀子，我是屬於你的了，你要怎樣處置我就怎樣。你要喊警察來捉我就喊警察吧。』

——那末你真是十分不幸嗎？

——啊！真的，我十分不幸。

——你什麼也不做不來嗎？

——我是樣樣都知道的。

——樣樣都知道的？

——是的，樣樣都知道的，從亞拉伯語，希臘語起一直到製造經濟的肥皂爲止都知道。然而我要餓死了。

——應當知道了一切不能生活，不是你第一個人。

——我要教書人家給我一千二百個法郎！一年一千二百個法郎叫我整日教授一

堆十一二歲的一樣醜陋，一樣低能，一樣討厭的小孩。

——後來呢？

——後來我翻譯一部亞拉伯的歌曲集，是一部歐洲完全沒有知道的。可使北方文學一新面目的，漂亮的歌曲集。

——怎麼樣呢？

——怎麼樣！書店要我二千法郎印刷費。

——可以試試旁的事情。

——試的呵。我請求法國政府叫我臨畫名畫。

——立刻就成功嗎？人家說法國政府只是獎勵藝術的。

——政府給我八百法郎臨畫一張范老史格的圖畫，畫這張畫至少要費一年工夫。

(按：Velasquez 1599-1660 係西班牙大畫家，十八世紀法國畫界大受其影響的譯

者註)

——啊！這真有趣！講下去，店主人將手又在腰裏，彷彿聽得非常有味。

——啊！你聽得有趣嗎？

——非常有趣。

店主人坐了下來，因為他想一想，坐下來比站着的好。

——我又寫信到報館裏去，來翁接着說下去，替他們翻譯國外新聞，著作科學論文。過了一個月，我得到了八十個法郎，同時叫我不再寫關於科學的文章，因為訂閱的人寫信來說這種文章令人討厭。

——啊！是啊。關於科學的文章，這是令人受不住的。店主人說着哈哈地大笑起來。

——我沒有別法再掙錢了，只有到英國來。

——那是很好。

——講得來最漂亮的英國語，我想教那種年輕紳士法文；但是我不留心在一個太太面前說了「襯衫」一句話，當日人家就把我辭去了。（按：外國貴婦人面前講短衫

舞，是非常失禮的。譯者註。）

——此後如何？

——此後，我沒有做什麼。我來住到你的館子裏，我欠了你四十個先令。

——你最初的位置有一千二百個法郎，你也當滿足了。

——也當滿足？我寧願死的好。

——我對於我自己的位置却是很滿足的，店主人有點驕傲地說，我已做了二十年的廚子了。

——假使我_不和人家戀愛，我或許也會滿足的。

——你和人家戀愛了？

——是的。爲要得到我的愛人，在一年之內，我非得到五萬個法郎不可。

——一年裏得到五萬個法郎，我做了二十年還不到一千磅，不及你所希望的一半！

朋友，你真發癡了！

——再過六個星期，一年的期限滿了。所以我寧願今天死了，不願等到那個時期。
店主人彷彿細細在思想的樣子，突然間叫道：

——我想到一件事了。

——你想到一件事？

——是的。你是要五萬法郎？

——正是。

——如果你得到六萬，你肯給我一萬嗎？

來翁注視着店主東彷彿看着個癡子。

——我正正經經和你講話。

——你使我得到六萬法郎嗎？

——從今早起一個月之間。

來翁站了起來，跳過去把店主人的頭頸抱住了來接吻，店主人却把手來推開這個

親蜜的感謝，接着說道：

——你有不有好的肚子？

——一等！但是和我肚子有什麼交涉？

——你曾經胡亂喫喝過嗎？

——從來沒有。

——你和你的愛人結得成婚了。

——怎麼說？

——只要你用出勇氣來。

——你說的什麼？

——你換起衣服來再談。

——除了身上的，我沒有旁的衣衫了。

——那末我來借一套給你，我去叫個剃頭來替你修一修鬍子。我們同到一個大貴

族的家裏去，到一個英國貴族議員家裏去。

——他能給我六萬法郎嗎？

——假使你有一個好的肚子，你就可以得到。

——我一點不懂。

——你不必懂的。祇要問你有沒有一個好的肚子？

——有的，我對你說過了。

——你喜喫不喜喫鴿子？

——和鴿子有什麼關係？

——祇要你回答我，喜歡不喜歡鴿子？

——最喜歡的了。

——你得救了，我也得到一萬法郎了。等我一下，我立刻就來。

二十分鐘之後，來翁鬍子也剃過了，穿了一件比他的大四倍的衣服，大雖大，但比他

穿了一個月的衣服潔淨得多了。他同店主人走出旅館去了，店主人領他到什麼地方去，鴿子和他的戀愛以及他所需要的五萬法郎，究竟有什麼關係，他從店主人的嘴裏一點也沒有聽到。

四

店主人彼得領着來翁到比加提萊街中最富麗的一座邸第。

——蘭尼達爵爺此刻可以見面嗎？店主人很恭敬地問那個穿繡金制服的僕人，帽子擎在手裏，同時做個手勢叫來翁也和他一樣。

——不能，爵爺現在不見客，僕人這樣回答。

彼得說道：『請你轉告爵爺，這里有人爲了鴿子的事情而來的。』

——啊！爲了鴿子，僕人說，那末你們可以進去。

彼得很得意望着來翁說道：

——一切順利呢。

那個僕役領着一間金碧輝煌的會客廳裏去，這時候居然很客氣地說道：

——我去轉告爵爺，

過了十分鐘，爵爺出來了。

這是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兒，身子瘦長，頭髮雪白，態度高貴，眼光溫柔，彷彿慣於愛好來客的。

彼得和來翁都鞠了三四個大躬；彼得說道：

——爵爺，我今天帶位先生來，他要應徵爵爺鴿子的懸賞。

蘭尼達注視着來翁的樣子，彷彿生物學家注視着他第一次看見的蟲豸。

——你是法國人嗎？爵爺用法國語來向來翁說。

——是的，爵爺，來翁用英國語，要恭維那亞爾平的子孫。（Alion 是希臘人，現在

英國并以亞爾平名，故云譯者註）

——你想應徵鴿子的懸賞嗎？

——我對於這個懸賞，還是莫明其妙，爵爺，但是，在一刻鐘以前，我正想自殺的時候，彼得先生就是我的旅店主人，走進我的房間裏來了，聽了我講的一番經過情形，他感動了，對我說一個月裏可以得到六萬法郎；不過我還沒有問他怎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筆款子。

——所說的事是這樣的，麥歇，那個英國人用着一副對付政治重要問題的外交口氣來說話了：倫敦有個著名的學會，我是會長。這個學會熱望一切科學上的發見，於是提出六萬法郎來懸賞，如果有一個人在一個月裏，每天晚飯都喫一隻煙鴿子，這筆賞款就給他。這個懸賞，初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到手的，可是沒有一個人成功，來嘗試的人却不少，有的喫到第十隻鴿子就搖頭了，有的喫到第十五隻鴿子就生病了，還有三個人喫到從第二十二隻至第二十五隻的時候就死了。那時候的賞格還祇有三萬法郎。因為要得到這個懸賞非常為難，於是我們再加三萬法郎。麥歇，你覺得有應徵的必要嗎？

我們且不表來翁驚愕的神情。來翁祇想六萬法郎，糊裏糊塗地答道。

——是的，但是你供給鴿子嗎？

——當然的。

——因為我沒有錢來買這許多鴿子。

——什麼時候開始？

——今天就起。

——請教大名，爵爺說，他坐了下來，揭開一本印着英國國旗的大簿子來。

——來翁。

——幾歲？

——三十歲。

——職業？

——沒有：我原來是在部裏做事的，後來我想運用我的智識，我就辭職了。

——那末你是個學者了？

——我受過高等的教育。

——我們學會裏有個有名的希臘學者，名叫步爾郎。

——我聽見人家說過他，但是他在窪爾發的翻譯裏有不少的錯誤。

——我們還有個東方學者加斯脫陸克。

——他的關於詩人殺提的研究有不少的錯誤。

——那末你會講亞拉伯語的？

——會的，先生。

——我們還有個攷古學者。

——史督來爵爺吧，假使我有機緣遇見他，我將指給他看，他的關於攷定埃及建築

物的年代，有兩三點是錯了。

——你也知道加爾培爵爺吧？

——是不是那個天文學者？

——正是。

——知道的，至少他的著作是知道的。

——他也有錯誤嗎？

——比旁的人錯的更多了。我發見了一顆他從沒有思慮的星，如果他來時，我會指給他看，那個星比地球還大四倍。

——啊！麥歇，那末你樣樣都知道的。

——差不多，爵爺。

——那末你現在能不能知道一個月中你能否吃三十頭鴿子？

——不能，爵爺：我想能以正當的手段，在一個月中，來取得五萬法郎的好，因為非在一個月中取得五萬法郎我不能和愛人結婚。

——噯！麥歇，我很爲你着想；如果你能得到這個懸賞，我甚至可以領你去看國王，并

且我推薦你做學會的會員。

來翁俯下了頭，以表謝忱。蘭尼達說道：

——那末，你職業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爵爺。

——生在何處？

——巴黎。

——如今住在何處？

——住在恐怕街黑獅旅店。

——很好，現在我們來講契約的條件。你喫喝都自由；但是一個月內每天午後六時，須喫一隻燻鴿子。我們每次派兩個人看你喫了之後作報告書。要把那鴿子完全喫盡的。如果你中途停止了，你以後不能再應徵；如果喫鴿子喫到生病了，給你二十磅做醫藥費；如果你死了，像我剛才說的三個應徵者，那末由學會出錢營葬，在你墓上還要刻上你致

死的原因。

——謝你這種說明，爵爺；但望你允許我問你一句話。

——講呵！

——你們學會裏不提出幾個關於科學的問題來懸賞嗎？農業的，歷史的，天文的，語言的，種種問題都不提出來懸賞嗎？

——不。這一切我們覺得沒有趣味。我們現在第一要研究的是人體的能力。

——爵爺，你是知道的；我用我的肚子，寧願用我的智慧。

——你不要五萬法郎嗎？

——我要的。

——那末，祇有這個方法才可掙到這筆款子。我們學者如今所處的位置完全是名譽的，不過自負之心稍有所得罷了。爵爺說到此地用力說道：現在完全明白了，三十隻鴿子，從今天七月三十一日起至九月一日止。

——什麼地方喫呢？

——隨你便。

——在我家裏吧，彼得說。

——好的，蘭尼達說。

彼得問道：『爵爺，如果這位麥歇得到了懸賞，可否允許我將這樁非常的事件寫入我的旅館廣告裏呢？』

——我去和學會商量一下再說吧。

——感激之至！

——希望你成功！我熱望你有所成就，就是熱望科學有所成就，像煞剛才我已對你說過了，如果你成功了，你將得到國王的賞讚；倫敦有名的人家一定都要歡迎你，再會吧，麥歇。

來翁伴着彼得退出來時，說道：

——罷了！學習那拉丁文，希臘文，亞拉伯文，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歷史，幾何，天文，農業，博物，物理，化學等等多少難啊！而爲了要和我愛人結婚，爲了要得到五萬法郎，竟不得不在一個月中吃三十隻鴿子。啊！科學科學祇是一句空話罷了。

五

當夜來翁就吃起鴿子來。

八天之後，那兩個做見證的，步爾郎和史督來，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到蘭尼達家裏來。

——怎樣？蘭尼達詢問他們。

——怎樣，今天他又喫了一隻鴿子。

——完全喫盡的？

——完全喫盡。

——好利害的東西！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蘭尼達爵爺問那兩個見證人道：

——我們的食客死了沒有？

——沒有。

——他天天喫他的鴿子嗎？

——天天喫。

——燻的？

——燻的。

——完全喫光？

——完全喫光。

——第二個難處給他打通了。

八月二十五日爵爺親自來看來翁，幾乎不認識他了。來翁的一對眼睛裏彷彿要跳

出火來，身體非常地發熱。

——你身體康健嗎？學會的會長詢問他。

——非常不好，來翁回答說。

——你還要繼續下去嗎？

——是的。

——你對於鴿子真是一個威靈吞了！

——感謝你獎勵我，爵爺。

蘭尼達爵爺親自監視來翁最後的三餐。這三次，來翁一聞着鴿子的氣味就要倒胃口，所以祇好捫着鼻子來喫了。

誰會相信多喫了這種以貞操著名的小鳥，會無味的呢！（按：在西洋，鴿子以貞操聞名。譯者註。）

八月三十日這一天，倫敦市民都擠到彼得的旅館門口，互相爭看來翁。要鎮壓他們

的熱心真是不容易呢。

喫了最後一頭鴿子之後，來翁一方面固然因勝利而欣喜，一方面肚子却是痛苦，他靠近窗口向那附近的人民致謝。店主人是天天對他們演說的了。

許多學者都從蘇格蘭趕來見來翁；但是他們只能從鎖眼裏望一望，并且還要至少給彼得一個金磅。

九月二日懸賞得到了。

有個英國旅行家曾經購得過伏爾台爾的第一百三十枝的手杖，今番向彼得購買來翁在吃鴿子時期所穿的衣服了。彼得把衣服賣給他一百個幾尼。（每一幾尼值二十先令。）那個收集家買去之後，據說非有一千幾尼不肯出賣。

一八三八年九月三日泰晤時報上載道：

『讀者諸君關於蘭尼達爵爺及倫敦科學會全體會員所提出的鴿子懸賞，一月之前，有一個法國青年去應徵，諒大家都已知道了。』

「徵幸之至，那個青年終於得到獎賞了。八天以來，在他的窗下擠滿了好事者和熱心家。

『三十隻鴿子完全給他喫完，鴿子的骨骼均已仔細保存，當與報告書陳列於博物館本室。

『我人尙可憶及，在此青年之前，有一百五十多個的應徵者，喫了八天二十五天，都拋棄了的，並且其中三個人竟至喪命。

『這個青年真有一個好肚子，並且有一種偉大的精力。昨天科學會將賞款和一塊金獎章贈與這個青年法國人麥歇來翁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竟得解決了！我們的希臘學者步爾郎趁這機會講過一回極莊重的演說了。爵爺蘭尼達回答的演說，是關於禮拜的起源及語言之發生，所持理論均極有見解。尙有一言，不可不爲讀者諸君告者，就是來翁先生並不是一個普通人，祇想利益而來實驗的；這是一個學者；這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以他這次實驗祇爲了好奇心。他給了一萬法郎與那個替他燻鴿子的店主人，這件事就

可證明他祇爲了好奇心而來實驗的。當夜他去拜謁國王陛下。陛下賜他一個裝飾金鋼鑽的鼻煙壺，並且問他屢屢喫着鴿子，身體組織上所受影響如何，問了許久時候。西班牙公使立刻奏請女王賜與來翁一個勳章，俄國克羅族夫王子提出五萬羅布作爲賞金，如果他能到俄國去同樣實驗一次；但是來翁因家庭及利益之關係，不得不回到巴黎，未能應允，誠爲遺憾。來翁并謂第二次實驗決不可能，一月間專喫鴿子的苦痛，非筆墨所能形容云云。』

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到勒勃冷先生家裏，他看見那老人家和女兒還在他上次告別時候的房間裏。

——怎樣了？那父親問他。

——這兒是五萬法郎。來翁一邊答應着，一邊從袋裏取出七萬五千法郎的銀行鈔票來。

——多了二萬五千了！勒勃冷先生驚奇着叫了起來，至於渠呢，因感動而顏色蒼

白了，又因歡喜而面紅了。

——是的。來翁說，我不僅積了銀子，人家還送我禮物，我將禮物賣去了，於是這二萬五千法郎。

——這是靠了你的學問購來的嗎？

——是的，來翁回答時帶着點嘆息。因為他不願說出這注銀子的來源。

渠厲聽着這句話連忙飛跑過去，抱住了未婚夫的頸頸，說道：

——那末假使我們有了兒子，一定也要教成他們爲學者。

——倒霉。祇教他們能識字不_够嗎！來翁對着自己這樣說。他娶了渠厲，他非常幸福，他有兩個兒子了。他雖則說過「倒霉」，兩個聰慧的兒子却都已受了教育，而且正在大用功預備進文藝院呢。

如今來翁不必靠學問來生活了，他現在能利用學問了。他已出版了他的亞拉伯歌曲集譯文，在翻譯家中也得到了一個大家的名聲。他和出版者訂立合同，利益對分，這本

歌曲集已賺六十五個法郎了，所以他得到了三十二個半法郎。

這一篇故事是證明可以看輕學問的嗎？不是的，證明的祇是我們不能向學問要求那學問所能給我人的以外之物。要知道學問天天能給我們的是勞苦，有時能給我們的是名譽，時時能給我們的是黑暗，永遠不能給我們的是財產。

半身小像

高貝原著

——怎麼莫莫拳老先生，你對我們這樣說，爲的是好意嗎……你老人家原來是康納（註）的老同志呀……下一次，我們爲使沙西亞爾（Social）勝利而努力於最後一次的格鬪的時候，你不會再和我們同志一起向前衝鋒的了！你不會再向貴冑們開槍的了！……爲什麼你弄到這樣子呢？

那個老人家莫拳，是一個工人，年紀雖不大老，可是形容已很老的了，亂蓬蓬的鬍子，灰色的頭髮，一雙眼睛却很有精神。他拍去了煙斗裏的煙灰，仔仔細細望着那兩個和他一塊兒在酒店後間裏喝酒的青年的臉兒，乾了一杯酒，回答道：——

——爲什麼這樣子……唉！聽我講來，青年人，你們假使肯聽好話，請聽到耳朵裏去

……當巴黎被圍的時候，當康弁納存在的時候，你們知道的，我是在勒維的軍隊裏。那時候，我是二十五歲，血氣旺盛，我是年青，我不依靠任何人，我祇要趕去普羅士，救起共和國來……注意呀！我們失敗而降服了，宗社黨（Monarchie）在凡爾塞起事了……康弁納萬歲！他每天給我們三十個銅子，并且還給我們軍械……當那突破圍城的一天，我們和佛羅朗史一直走到羅衣。但是到了那邊，低愛爾的憲兵一致用槍彈來歡迎我們；我們的後方，蒙伐來利又用炮火來攻擊我們……我們知道我們的首領被殺了。弟兄們就潰散了，能夠逃命的儘逃命……我呢，我走到了一條小路裏。但是是一個憲兵看見我轉灣過去，他就追趕上來。在那條小路上，祇有我們兩人。我回過身子來，他就向我一槍。我一跳，槍珠沒有打中我……如今輪到我了！砰！我向他開了一槍。他立刻拋下了槍械，將兩手捧住了胸口，彷彿一個人要嘔吐了的樣子，胸膛向上一聳，就撲面倒在地上了……好呀！但是小路的盡頭就是戰場，我看見那邊以外的憲兵正在掃蕩我們的同志……我藏匿到什麼地方去呢？運氣，運氣，還有一座屋子在圍城時被炮火打剩的。我就躲在屋子下面的窟洞

裏。那個窟洞裏還有很好的稻草，假使有人來搜索時，還能用稻草來遮蓋一遮蓋！但是我不必用那稻草。直至晚上，我還住在那窟洞裏，頭靠住在氣窗口，看看右面，又看看左面。我的眼睛看到平地上時，我看見，離開我至多十米達的地方，橫着那個被我殺死的憲兵的屍首。我敢賭個東道，一個人幾小時的望着由他自己打死的人，決計不是好看的把戲，這是一個憲兵分隊長，是一個雖則獲得肩章而實際沒有用的東西，他身上掛着的陸軍勳章，以及克利梅（Crimée）的和意大利的一切獎章。他橫睡在那兒，十分安靜的，彷彿睡熟了的樣子。不過他的臉孔非常蒼白，身子下面有一堆鮮血罷了。他的軍帽滾在他的身旁，稀少的灰色的頭髮在風中吹動。呀！我不願再想到這種形狀了……終於黑夜到了。我離開那個窟洞，我盡我的力量奔回巴黎去，你們知道我是狼狽到極點了。幸而我還能行動，經過了福祿特爾大街上的障礙之後，沒有人再來注意我了，因為我連一個伍長的補章也沒有的緣故。

一轉瞬間，三年過了。我照舊進行我的勞工生活。却說復活節前後十五日中間的一

天禮拜六，我和工場裏的一個同伴，名叫俞健納的，想起逛窰子來了，二十八歲的年紀，還沒有結婚的男子，想逛窰子，不是還可以的罷？……我們向蒙德派爾那史去，我們在安樂街的一家酒店裏喫飯。在那裏，每個人都是戰戰兢兢地握着酒杯，喝各式各樣的酒，這一天晚上的工夫大家要去消遣在千柱跳舞（Bal des mille colonnes）裏的了。我的俞健納在跳舞時竟忘下了他的膽小，同兩位女將軍攀談起來了，一個是紅豔豔的胖女人，時時粗暴地尋快樂，另一個是白嫩的嬌小的女子，顏色憔悴的了，却是羞羞澀澀的，這位小女人立刻使我歡喜了。我給她喫了一盤菜，我們就熟識了。爽爽快快講，我們跳舞完了，俞健納伴了那個紅豔豔的女人走了，我將臂膊挽着那個小女人，陪她到「樂窩」的深處，走進她的房間裏……青年們，你們不要驚奇。我這樣的年紀，我決不會把狎褻的話來講給你們聽的……請你們聽完了我的話再發笑不遲。

下一天早晨，我醒來時，覺得沒有平日的傲然了，頭裏有點痛。那個女人深深地睡着。何必去撫媚她呢？兩個人不會再遇見的了，我何必去撫媚她？……我起了身，沒有一點聲

息地穿上我的衣服，我走到火爐旁邊去，爲是要將一個十法郎的貨幣放在那火爐的架上，在鏡子的旁邊有一張嵌在鏡框裏的小照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去……你們猜一猜我看見的是什麼？原來就是被我殺死的憲兵的小像，他的頭上沒有戴帽，他坐在椅子裏，他是禿子，他的衣上有臂章和勳章……呀！我一見就認識是他。好久之間，我看見他臥在那條小路的石板上，鮮血的中間……這個小像真使我驚駭呀……是的，彷彿在我的胸間，有一隻手將我的心捏了緊來……在這個地方，會有這位不幸者的半身像……究竟是如何的……他和這個小女人有什麼關係……低聲地，向自己質問這種問題的。我正在思索答案時，突然間，在我的後面，那個小女人覺醒了，用着悲傷的口聲向我說道：『你看我爹爹的小像……』唉呀……我和那個被我殺死的人的女兒同睡了一夜！發昏了，弄得無頭無腦，最先我想逃出去。可是我的兩條腿彷彿因爲感動而被切斷了；接着這個可憐的女人又來哀求我，將我留住了。她坐在她的床子上，因爲有點羞澀，她將那放在椅子上的小衫子遮蔽了她的肩膀和那赤裸裸的手臂，這個足以證明她做這

種賣笑生涯爲時未久。她還是很年輕，大約十八歲左右，雖則在晚上和夜間墮落了，她還是溫柔的，在一堆散亂的頭髮下面，臉龐兒還是嬌滴滴的；她天真爛漫地向着我看。

我的兩條腿幾乎站不住了。我坐在她的旁邊，再不敢用戲狎的語氣來和她講話了，用手指點着那個小像。『那末，這是尊翁嗎？』我向她這樣說。——被感動了，她將她的不幸講給我聽了。

是的，這是她的爹爹，他是一個極好的父親，他是一個獨夫，他祇有這個女兒，他很愛他的小女兒呀！假使他沒有在羅衣被康弁納的暴徒殺死，她到現在一定還是一個貞潔的女子。以前她住在這個山納愛麥爾納村裏的憲兵營房裏是很幸福的，她的父親是一個憲兵分隊長，她住在那里的時候已做了管理家務的女人了……但是怎的？十五歲做了孤兒！她身無半文錢，於是去學習做生活了，到一個關係很遠的女親眷的地方去。那個女親眷是做抹胸生意的；在那里，女主人和女工們都是爛糊的女人。不良的教訓，不良的行爲，人家使她很快地墮落了。然而她做那賣笑生涯還是幾月裏的事情，在二年工夫，她

守着一個情人，那個情人是官廳裏的一個雇員，但是後來那個情人離開了她和旁的女人去結婚了……這個可憐的女兒落着眼淚反覆地說到她一生的最大的不幸說到她的父親的死亡。她的眼淚使我心痛，原來她的不幸是由我製造成功的，她的父親是被我親手殺死的。

當她將不幸講給我聽的時候，我恢復了我的良知，我祇有一個觀念，就是我來修繕我自己所造成的罪惡。不是祇有一個方法嗎？就是我來保護她。她住在一家旅館的一間陋室裏，她所有的祇是身上的一件衣衫。我是一個熟練的工人，每天的薪金很多，我家裏有家具，我還有一點小積蓄。我毫不躊躇，我領了這個女郎回來，請他住在我的家裏……你們或許要奇怪，一個殺人的將被殺者的女兒娶來作妻子。但是要曉得我已把她沾污的了，生米已煮成了熟飯……並且，我並不是殺人者……我祇爲了防禦起見才殺死那個憲兵的……戰爭的時候總是戰爭的樣子……從罪惡裏救出他的女兒來，還足以顯示我的良心哩……青年們，我成功了，我將她重新造成爲一個勤儉良好的婦人了。當

我領她到家裏不久之後，我就和她結了婚……我現在可以將事實的經過說給你們聽的緣故，因為她已死了兩年了。她就是那個良善的莫拳夫人，她就是你們個個都愛好的人，她就是我兩年來悲悼的婦人……

至於她的父親的半身像至今還掛在我房間裏的一個很好的地方。我望着這個小像，心上一點都不悔恨自己，有時我反而覺得這個可憐的憲兵很快活的，很善意地向我微笑，彷彿他在感謝我所做的事情。

青年們，此所以我仍舊做一個良善的共和國民。如今，你們懂得（我希望你們懂得）爲什麼下一次我不能和你們一起去戰鬥了，以及爲什麼我對於國內戰爭覺得已經很足夠的了。

（註）康牟納（Commune）者，係當普羅士圍困巴黎之軍隊撤退之後，一八七

〇年三月十八日成立於巴黎之叛軍政府也。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低愛爾（Thiers）軍復圍巴黎，該政府乃降服而破滅。

貓

莫泊桑著

前幾天，我坐在門口的一張椅子上，陽光照耀的中間，對着一籃開花的秋牡丹，看着一本新出版的書，一本很規矩的書，少見的而且是引人入勝的佳作，就是瞿佛兒著的那一本木桶匠。園丁的一匹大白貓忽地跳到我膝上來，它這一跳，將我的書也闔攏了。我便把那本書放開一邊，來撫弄這畜生。

天氣很暖，剛開的花的香味，羞答答的香味，斷斷續續地，輕輕地，流散在空氣裏，有時在空氣裏，也流散着寒冷的顫慄。這冷的顫慄是從我望見的那幾個雪白的大山頂上送

將來的。

然而太陽是火燒一般的有針鋒一般的暖，這種太陽是一種墾開土地來，使土地活潑起來的太陽，是一種裂開種子來，使睡着的芽苗生長的太陽，使一卷嫩葉展放的太陽。那匹貓，四脚朝天地在我膝上滾動，伸縮着它的腳爪，在它的嘴唇裏顯露着鋒利牙齒，碧綠的眸子藏在眯緊着的眼皮裏。我撫弄着它，摩擦着這溫柔的，興奮的畜生，它柔軟的簡直像塊絲綢，溫暖的，爽利的，然而又是危險的。它很快活喃喃地吐露微音，但是同時它在預備咬人抓人，因為它的歡喜抓人猶如它的歡喜人家拍它的馬屁。它伸出它的頭頸來，柔軟的毛起了許多皺紋，當然我不去撫弄它的時候，它便立了起來，將它的頭伸到我提高着的手掌下面來摩擦。

我弄到它惱了，它也弄到我惱了，因為我愛好這種畜生，但是我又怨恨這種嬌媚的不忠實的畜生。我是歡喜接觸着它們的，我是歡喜把它的顫動的柔毛在手掌下滑動的，我是歡喜在這種精細，爽利的皮毛裏感覺那熱力的。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比貓身上

顫動的溫暖的衣服，更溫柔的了，更能給人一種適意的，珍奇的，微妙的感覺了。但是這活的貓衣裳，却將一種奇異的，殘忍的念頭送到我的指尖上來，就是思想絞死我在撫弄着的畜生。我在這貓衣裳裏，又感到它有一種要咬死我，撕碎我的慾望，我覺到這種慾望，我就取了這種慾望，我從我的指尖上，在這暖暖的貓衣服裏，取得了這種慾望。這種慾望升起來了，升起來了。沿着我的神經升起，沿着我的四肢升起，一直升到我的心上，升到我的頭裏，這種慾望充滿了我的全身，沿着我的皮肉奔走，甚至使我牙齒也咬緊起來。常常地，常常地，在我的十個指尖上，我覺得一種輕微的，難熬的麻癢，這種麻癢占據了我的身心，刺入我的身心裏。

假使那畜生要來咬我了，假使它要抓我了，我便將捉着它的頭頸，我將它甩了幾甩，彷彿擲石子的人的手中的石子一樣。拋它到遠處去，拋得非常快，非常粗暴，它總沒有時間來報仇了。

我還記得幼小的時候，在花園深處，走進樹林的地方，我忽然看見一堆灰色的東西

在高高草上打滾。我走過去一看：這是一匹貓，頭頸裏給一枝粗銅絲切緊了的。被絞着，喘着氣，快要死了。它拳曲起身體來，用腳爪抓着地，跳起來，又倒下去。不動了，接着又來了，它的呼吸已發嘎，迅速的，好像噴筒的聲音，一種可怕的聲音，到現在彷彿還在耳際。

我本來可以拏把刀子來切斷那銅絲，我可以去找個僕役來，或者去告訴我的父親。不，我一動也不動，我的心跳着，我望着它死，帶着一種殘酷而顫慄的癡呆；原來這是匹貓啊！如果這是匹狗，我寧願我的牙齒晦氣，去咬斷那根銅絲，讓它多活一秒鐘也好。

當那匹貓死了，死透了時，身子却還熱，我去摸摸它，去拖着它的尾巴。

二

然而貓是嬌媚的，特別嬌媚的。因為撫弄它們的時候，它們會把它們的身體到我們皮膚上來摩擦的，它們喃喃地吐露着微音，在我們身上滾動。用着它們彷彿沒有看見我們的，杏黃的眼睛注視着我們。但是我們也很覺得它們的溫柔不是可以常常安穩享受

的，覺得它們的逸樂是不忠實的自私自利。

那種嬌媚的，溫柔的，眼睛裏很有光芒的女人，也給我們這種感覺。她們爲要自己在愛情上摩擦，於是來選擇我們男子的。當她們呈開兩隻臂膊，預備擁抱的時候，走近她們身邊去好了。當我們擁抱她們時，嘴唇早已預備人家去親了，當我們嘗着肉的歡樂，嘗着她們精細的嬌媚的時候，心便突突地跳，彷彿我們抱着一匹雌貓，一匹具有銳利的牙齒的雌貓，一匹不忠不義的，假仁假義的，熱情的，仇敵的雌貓。假使她疲倦於逸樂了，她就會咬你抓你呢。

凡是詩人都愛貓的。鮑特來爾神聖地歌詠着它們。我們知道他有一首極美妙的詩：
那燒着愛情的戀人們，那謹嚴的學者們

到了他們老年時候，一樣地在愛好

那強健優美的貓，貓是家庭中的誇耀。

貓是像他們那麼怕冷，像他們那麼好閒。

是科學與逸樂的朋友，

它們找求那黑暗的沈寂，黑暗的恐怖。

假使它們能抑制了高慢，給人使用，

惡魔便將它們當作駿馬，驅馳於冥府。

它們在沉思的時候，裝出高貴的模樣。

有如偉大的「史芬克史」橫臥於沉寂的深底。

彷彿安睡於沒止境的夢裏。

它們產殖豐富的腰部充滿了魔的火。

這是純沙，這是金塊，

散漫地閃光的它們神祕的眼。

比愛兒之書序

法朗士著

回憶這件事是最有趣味的，尤其是回憶幼年時代，因為過去的舊夢，不論甜的，苦的，與現在我人的生活相較，趣味之相差有多少大啊！『比愛兒之書』共八篇，是法國法朗士寫他所回憶的幼年時代的一部書我友之書的第一分。我們隨便讀那一個著作家寫的回憶的書，已經令人得到許多美麗的幻景了，何況這位法朗士以天生的睿智，婉曲的諷刺，溫和的同情來寫回憶的書呢？

——譯者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在生命之路的中央……

這句詩句但丁拿來開始那神曲的第一個歌曲的。今天晚上，這句詩又浮到我的腦中來了，或許這次是第一百次浮到我腦中來。但是這句詩使我感動却是第一次。

我在心上想起這詩句時有多麼的興趣啊，並且我覺得這句詩多麼嚴正而充實啊！這次，我可以把這句詩應用到我自己的身上來了。我也輪到立在但丁所站的地位了，就是當那往日的太陽指示第十四世紀的第一年的時候但丁所站的地位。我是站在生命之路的中央了，我覺得這條路是人人所要走的，是走向那老年去的路。

天啊！二十年之前，我就曉得不得不走到那個地位的：我曉得的，但是我沒有感覺到。有如芝加谷的道路使人憂愁一樣，我走到生命之路的中央也起了憂愁。如今我正登上斜坡，我回過頭來，想在一瞥之下來擁抱我經過得那樣快的，整個的空間。弗洛朗史詩人的詩句在我的心上充滿了那許多的夢想，簡直使我很欣喜地消磨那黑夜了。怎樣消磨法呢？就是在火爐之前舉起那種種的幻影來。可惜，死亡的人是那樣的輕啊！

回憶原來是甜蜜的。夜的沈默引人到回憶的國土裏去。夜的靜穆將幽靈弄得很馴

良的了。幽靈原來是膽怯的，原來是容易消失的。他們因為要向他們的活朋友的耳朵裏來講話，所以他們要黑暗與孤獨。窗簾是拉下的了，門簾摺了許多很深的皺紋垂到地毯上。只有一扇門半開着，我的眼睛本能地轉向着那兒。從那兒送出乳白色的光來；送出一樣的，柔軟的呼吸的聲音來，在這聲息裏，我分辨不出是那母親的聲音是那小孩子們的聲息。

睡啊，親愛的人，睡啊！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在那行將熄滅的火的旁邊，我夢想起來了。我想像這一家的屋子，這屋子裏原來有一間房間閃着小洋燈的火光，發散着純靜的鼻息，我想像這一家的屋子是我走了一半的那條大道旁邊的一家孤獨的旅館。

睡啊，親愛的；我們明天再出發！

明天！有時候我覺得，這一句話中，包含着最美麗的魔術。說出這句話來時，我看見有

幾個陌生的美好的人向我招手，輕輕地在說：『來啊！』那時候，我多麼愛那生命啊！我以情人的，美好的信用來信用生命了，我不想生命會對我很嚴厲的，然而生命是無情的。

我並不非難生命。生命給我負的傷並沒有多過生命給許多旁人負的傷。生命有幾次偶然撫摩過我的，偉大無私的生命啊！爲了酬報他（指生命）從我的地方取去的東西或爲了酬報他拒絕我要求他的事物，他給我許多的寶物。和他給我的寶物比較起來，我所希望的一切不過是灰罷了，不過是烟罷了。不管這一切，我總失去了希望了，如今我聽到說：『到明天！』這句話，總免不了要有不安和悲哀的感情了。

不！我已不信任我的老朋友生命了。但是還是愛他。在我能看見他的聖潔的光明閃在這三個潔白的額上時，閃在這三個親愛的額上時，我總說他是美麗的，我總祝福他的。有時候一切事物使我驚恐，有時候連最單純的事物給我以神祕的戰慄。

所以在這時候，我覺得記憶是一樁不可思議的機能，我覺得使過去再現的能力，與預見將來的能力一樣可驚，並且比預見將來的能力更優秀。

回憶真是一件善事。夜是靜穆的，我在火爐裏聚集了着火的柴，使火爐熱烘烘地燃起來。

睡呀，親愛的人，睡呀！

我記述我幼時的回憶，這是

爲了你們三人

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譯

怪物

法郎士著

人家向我說他們對於自己幼年時代的最初幾年完全想不起來。說這種話的人使我非常地驚奇。至於我，我極小時候的回憶至今還很鮮明活潑地保持着。雖則這種回憶不過是與實在相分離的形像罷了，然而就因為這個緣故，這種回憶在神祕的暗淡的背景上却愈加顯出光輝來。雖則我離開老年還遠，我所愛好的這種回憶却髮髯從無限深的過去裏出來的。那個時候我想像地球是在它的魔法的「新鮮」中間，整個地球穿着新鮮的色彩。如果我是野蠻人，那末我便會想那世界是和我一樣的年青，或者和我一樣的老。但不幸我不是野蠻人。我曾經讀過許多關於太古之土地，和宇宙之起源的書籍，我又鬱鬱地將個人的短促的生命來和人種的久長的存續相比較。我知道不很久遠之前，

我有一張裝飾華麗的床子在那很坍破的旅館的一間大房間裏，這個大旅館後來讓那美術學校建築新房子時纔拆去的。在那房間中住着我的父親。他是一個謙遜的醫生，又是一個收集自然的珍品的大家。誰說小孩子沒有記憶力呢？我現在還記得那房間裏糊着有樹枝一般的花紋的綠紙，房間裏還有一張彩色畫，後來我知道那畫的題材，原來是表現保祿抱着維爾其渡過那條黑河去的故事。在這間房裏，我遇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上面說過的，我有一張裝飾華麗的床子。這張床子白天是在牆角裏，每逢夜間，我的母親便將床子移到房中央，原來爲使這床子和她的床子接近一點。她的床子上的巨大的帳幕給我許多的恐怖和驚嘆。要我睡覺真是一件大事情。懇求，眼淚和擁抱這幾件事是要我睡時萬不可缺的。不僅這幾件事而已：我祇穿着一件襯衫逃出來，像兔子一般的跳躍；我的母親在一件家具的下面將我捉住了，再將我放在床上去。這是極有趣的。

但是我剛剛睡去，便有許多在家族中間從未見過的人們開始在我的四週走動了，

他們有的鼻子如仙鶴的嘴，有的鬍子是蟲起的，有的肚皮是尖的，有的腿是雞腳一般的。他們露出他們的側面，看見在他們面頰中央生着圓圓的一個眼睛，他們擎着拂塵，烤肉的肉絲網，六絃琴，噴霧器以及其他不認識的東西排了隊走。他們醜陋到那樣子，照理他們不應顯現出來的；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認他們有一樁是好的，就是他們沿着牆壁無聲無息地走過去，從沒有一個，就是最小最後的一個，背上負着扇風器的那個，也不走近我的床子來的。有一種力量將他們留在在牆壁上。很看得清楚；沿着牆壁過去，他們全不顯示出他們的身體是怎樣的厚簿來。這個已使我安心一些了，況且我又醒了。你們都知道的，眼睛閉上時所看見的人物又是別樣的人物了。我睜開着眼睛。然而（這又是一件奇蹟了）我突然看見我自己却在陽光滿溢的房中了，只看見穿着粉紅浴衣的母親，全不知道那黑夜和那怪物怎樣去的。

——你真是個會睡覺的孩兒！母親微笑着說。

真的我是一個非常會睡覺的人。

昨天，河岸上散步時我在一家買畫紙的商店裏看見一本滑稽畫帖，洛冷人嘉陸正在這種畫帖裏試他的美麗而堅實的筆鋒的，到現在這種畫帖實已少有的了。我幼小的時候，我們的一個隣居，賣版畫的那個迷玉婆婆曾將這種畫帖貼滿一牆子。每天我出去散步時，或從散步回來時老是凝視這種畫帖的；我的一雙眼睛簡直看慣這種怪物了，於是當我睡上我的裝飾華美的小床子裏的時候，我全不留神地重新看見這種怪物了。啊，若克嘉陸的魔術啊！

我翻閱那小畫帖時，已消失了的整個的世界在我心上忽又甦醒了。我覺得在我的靈魂中彷彿升起一種芳塵，在這芳塵中央走過了親愛的影子。

白衣婦人

法朗士著

那個時候，有兩位婦人和我們同居的，這兩個婦人，一個穿全白的衣裳，一個穿全黑的衣裳。

不要請問我那兩位婦女是否年輕，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了。但是我曉得她們倆都有好的香味，她們倆樣樣非常精細。我的母親因為事體很忙并且不喜歡和鄰人交際的，簡直從沒有到過她們倆的屋子裏去。但是我是常常到她們那兒去的，尤其在進茶點的時候要去，因為那個穿黑衣裳的婦人給糖果我喫。所以我老是一個人去拜訪她們。去時一定要穿過那個天井的。我的母親從窗裏望着我去，有時我看那馬夫刷馬，看得出神了，看得太長久了，母親便敲敲那玻璃窗來喚醒我。走上那鐵欄干的扶梯去正是一樁大事情，

原來那扶梯上高高的階段不是做來給我的兩條小腿去登的。我真要費了不少的心血纔得踏進那兩個婦人的房裏去，那房間裏有許多的東西使我非常歡喜的。但是沒有一件東西能比那兩個磁的媽哭（磁人）更使我歡喜了。這兩個磁人，伸着頭，拖出了舌頭的，放在火爐的上面，時鐘的兩旁。我聽說這兩個媽哭是從中國來的，我便決心要到中國去。所困難者是要我的阿媽領我去的。我確確實實相信中國是在凱旋門的後面，但是我總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如何可以到那兒去。

在那兩位婦人的房中還有一條花地毯，我最喜歡在這地毯上打滾，還有一張小小的，深深的，軟軟的長椅子，我有時把這椅子當作船用，有時當作馬用或者當作車子用。那個穿黑衣裳的婦女，照我想來，太肥一點，但是非常溫和的，從來沒有罵過我。那個穿白衣裳的有點躁性子，有點粗莽。但是她笑起來那樣的好看！我們三個人非常要好的，我腦子裏想，這間磁人的房間裏，除了我再不准有人來了。我把這個決心告訴給穿白衣裳的聽，我覺得她聽了有點取笑我；但是我固執我的決心，她便許我無論要什麼都可以的。

她許約我了。然而有一天，我看見有個男子坐在我的長椅子裏，兩隻腳擱在地毯上，很滿意地和那兩個婦人講話。他給她們一封信。她們把信看過了就還他。這是使我討厭的，我討糖湯喫，一半是因爲口渴了，一半是叫人家注意我。終究，那個男人向我看了。

——這是一個小鄰舍，穿黑衣裳的女人說。

——他的母親祇有他一個吧，不是嗎？那個男人說。

——真的，穿白衣裳的女人說。但是什麼使你這樣想呢？

——因爲他頗有寵慣了的小孩的樣子，那個男人回答說。他是無顧忌的，什麼東西都是奇怪的。這時候，他睜開了眼睛大大的彷彿兩扇門。

這是正好看得他仔細一點。我並不想吹牛，但是在他們講話之後，我知道很清楚了，知道那個穿白衣的婦人有個丈夫在很遠的地方，知道那個客人帶那個丈夫的一封信來，婦人們感謝他的慇懃，祝賀他做了書記官 (Secretary) 了。這一切都使我不高興，我臨走時，不去和那個穿白衣的婦人吻抱，這是責罰她。

這一天，晚飯時，我問我的父親什麼叫「書記官」(Secretary)。我的父親不回答我，母親對我說「書記櫃」(Secretary)是一種小小的器具，人家放紙片的。人們能懂得這個嗎？人家將我睡了，那種怪物，面頰中央有隻眼睛的怪物，在我的床的四周排隊走起來了，做出從來沒有過的鬼臉來。

假使你們以為翌日我還想着那個在穿縞素的婦人家裏遇到的男子，那是你們錯了；因為我完全忘記他了，并且照情景在我記憶上應該永久消滅了他的。但是他竟大膽，又到我的兩個女朋友家來了。我不知道他這次來是在我第一次去訪問時後十天或後十年。我現在想來總是後十天的。真是可驚人的事，這個男子佔了我的位置。這一次，我仔細來攷察他，我覺得他一無可取。他有非常光亮的頭髮，有黑的鬚鬚，有黑的鬚毛，剃光的下頰中央有一個細小的笑渦，身段很秀的，穿的漂亮衣服，在這一切之外還有一種得意的神氣。他講那外交官的辦公室，又講到戲劇，時髦的風氣，新的書籍，以及他要想找個女人作伴而找不到的夜會和跳舞會。她們倆竟會靜心聽他的！這種說話好算談天的嗎？

他竟不會像我和穿黑衣的女人講話一般，講那有牛奶糖山寧蒙水河的地方的嗎？

當他走了後，穿黑衣的說這是一個愛嬌的青年。我，我說他是老了，是醜陋，我這樣說，害得穿白衣的婦人笑出許多來。其實我說的話沒有什麼可笑的。但是事實，她或許是笑我的說話，或許她沒有聽見我說話。那穿白衣的婦人有這兩處缺點，還沒有算進第三點缺點呢，第三點缺點真使我失望，就是她的哭泣，哭泣，哭泣。我的母親對我說大人物從來不流眼淚的啊！這是因為她沒有像我看見那穿白衣的婦人呢，這婦人倒在一張椅子上，一封信鋪在膝上，俯下了頭，手帕放在眼睛上。這封信（我今日敢決斷說是封匿名信）使她非常痛苦。這真是大損失，因為她會笑得那樣好看的！這兩次的拜訪引起我有向她求婚的意思。她對我說她有個大的丈夫在中國，她還要有個小的丈夫在麥拉蓋河埠，這事情完了後，她給我喫塊餅。

但是那個黑色鬚毛的先生常常來了。有一天穿白衣的婦人正在和我講她將從中國去寄青魚和釣青魚的釣竿來給我，說是那位先生到了，迎他進來。我和我的互相一看

的神情，就可明白我們倆不相愛的了。穿白衣的婦人說她的叔母（她說那個穿黑衣的女人）到短媽哭去買東西去了。我看見火爐上的二個媽哭，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定要到外邊去買。但是天天有種種令人難解的事情來的！那位先生毫不因爲那穿黑衣的婦人不在而感到掃興，他對穿白衣的女人說要和她正正經經地談話。她騷形怪狀地坐到那張鴛鴦椅上，對他做個聽他講來的樣子。然而他望着我看，彷彿難乎爲情的。

——他是很溫柔的，這小孩兒，終究他摸摸我的頭說話了；但是……

——這是我的大丈夫，穿白衣的婦人說。

——噯！那位先生說道：你不能送回他到他的母親去嗎？我要對你說的話祇准你一個人聽的。

她竟聽他了。

——親愛的，她對我說，你到飯堂去玩罷，我來喚你時你再來。去罷，親愛的！

我真不開心到那兒去。然而那飯堂很好玩的，因爲鐘上有張活動的圖畫，畫的海邊

一個山和一個教堂，在青天的下面。當那時鐘報鐘點的時候，便有一艘船在海波上搖蕩，火車頭拖着車子從隧道裏走出來，還有一個汽球升向空中去。但人在不起勁時，什麼東西都不能使他快活。況且那張鐘上的畫又不動的了。像煞那艘船，那火車頭，那汽球只有在報鐘點時才肯出來的，這是太長了，還要等一點鐘。至少在那個時候，覺得一點鐘太長了。幸而廚子進來了，他到碗盞廚裏去不知找什麼東西，看見我很苦惱的樣子，便給一點糖漿我吃，這糖漿快活了我心上的悶煩。但是糖漿一吃完，我又陷落在悲哀裏了。雖則那鐘上的圖畫還沒有報告鐘點，但是我想像在我孤獨的悲哀上面已堆積了，堆積了不知多少鐘點了。有時候，從隔壁房裏送進那位先生的聲音來；他請求那位白衣婦人的聲音，接着又像他向那婦人發怒的聲音。這是很有趣的。但是他們講得沒有完結了嗎？我將我的鼻子頂住在玻璃窗上，我將椅子裏的棕毛拉出來，我將糊壁紙上的洞挖大來，我將窗帘的鬚頭拔下來，除了這種事情還做什麼呢？煩厭是一樁恐怖的事情。終究我忍耐不住了，我一無聲響地走到那磁人的房間的門外，我伸起臂膊來握那門上的把手。我很知道

我做了一件不謹慎的壞事了；但這件事也給我一種驕傲。

我開了那扇門，我看見那白衣婦人背靠火爐站着。那位先生跪在她的腳邊，伸開了二隻大臂膊像要摟抱她的樣子。他面孔紅得比雞冠頭還要紅；一對眼睛跳出了眼眶。人們能做得出這種樣子的嗎？

——不要這樣了，你，白衣的女人說，她的面孔也比平常更玫瑰色的，她又很焦急：不要這樣了，你既經對我說你愛着我的；不要這樣了……不要弄到我懊悔啊……

她有點怕他的樣子，並且又像氣力用完了的。

他一看見我就立了起來，我相信他這一瞬間想把我從窗裏擲出去呢。但是她並不來責罰我（我本等她來責罰），倒將我抱在懷中肉呀肉呀地叫我。

將我抱到長椅子上去坐，她溫柔地哭了好久，眼淚落在我的臉頰上。祇有我們倆了。我安慰她說，這個有鬚毛的男子是個壞蛋，如果她祇和我在一起，她便不會逢到恨事的，豈不多好！然而我總覺得大人們有時很滑稽的。

我們剛剛安靜時，那個黑衣婦人提着包裹進來了。

她問有沒有人來過。

——阿諾爾先生來過了，白衣婦人很平靜地回答；但是他祇住一會兒。

這種話，我很知道是誑語；但是，不多時和我在一起的，這位白衣婦人的絕妙天才將手指令人看不出的放在我的嘴上了。

我後來沒有看見過阿諾爾君，我和白衣婦人的愛情從此也不被擾鬧了；因此我沒有保守這種的記憶，這也是當然的。昨天，換言之三十年之後，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昨天，我赴外交總長的跳舞會。我原來和泊墨東爵爺同意的，他說人生就沒有快樂也得支持的。我每天的工作不超過我的力量，也不超過我的智慧，我却能在這種工作裏找出趣味來。困苦我的倒是那種規規矩矩的正式招待。我知道赴總長的跳舞會是無聊的無益的事情；我雖知道這樣，我却仍舊赴會的，因為人們所思想的很賢慧的，所做的却是毫無途徑的了，這是人們的天性。

我剛走進那大廳，人家就報告大使某某和大使的夫人某某要來赴會。那位大使我已遇見許多次了，他那漂亮的風姿因為外交的事務的冗繁而留着疲乏的痕跡了。據說他的青年時代經過許多波瀾，在人們集會之時，有許多關於他的有趣的逸話的。他滯在中國有三十年，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的特別多，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正是人們閉了門喫加非時候所愛講的。他的夫人我以前沒有認識過，看她樣子已過五十歲了。她穿着全黑的衣衫；漂亮的花邊很妙地包裹着她以前的漂亮，以前漂亮的影子還能給人看得出來。很幸運的，我能顯露在她面前；因為我頂頂喜歡和年老的婦人談天。在那使青年婦女聽了要跳舞的琴聲中，我們講了許多許多的事情，她對我說以前偶然住過在麥拉蓋河埠的舊旅館裏的。

——那末你是穿白衣裳的婦人了！我叫了起來。

——正是，先生，她答說；我常常穿白衣裳的。

——那末我，夫人，我是你的小丈夫啊！

——什麼先生，你是那個好郎中諾齊愛的令息嗎？你很喜歡喫糖果的，你還愛喫嗎？到我們家裏來喫。我們每星期六開一個知己的茶話會的。真是意外相逢哪！

——那個穿黑衣裳的婦人呢？

——這是我了，我今天是那穿黑衣裳的婦人了。我可憐的叔母在那戰爭的一年已故世了。在她的晚年，她時常講起你的。

我們講這種說話的時候，一位白鬚鬚白鬚毛的先生，帶着一副漂亮老頭子的臭禮貌，很恭敬地向大使夫人招呼。他這個下類我覺得很熟悉的樣子。

阿諾爾先生，她對我說：我的一個老朋友。

我給您這朵薔薇花

法朗士著

我們住在一間充滿奇怪東西的大房間裏。牆壁之上掛有一堆野蠻人的兇器，兇器的上端帶着頭蓋骨和毛髮的；天花板上掛有附帶着櫂的獨木舟和剝製的鱈魚；玻璃廚中有鳥，有鳥的巢，有珊瑚樹枝還有無數的小小的骸骨，這種骸骨彷彿充滿着怨恨和敵意。我不知我的父親和這種奇怪的東西訂下了什麼契約，我現在知道了：這是蒐集家的契約。他，如此賢明的，如此不圖利益的，他夢想把整個的自然完全放在一個廚中。這是因為浸在科學的趣味裏了的緣故；他說這是科學的趣味，他相信科學的趣味；實際，這不過是蒐集家的奇癖罷了。

全間房中充滿了自然界的珍奇。只有那小客廳裏，沒有被動物學或鑷物學或人種

學或畸形學所侵佔；在那小客廳裏，也沒有蛇殼，也沒有龜甲，也沒有屍骨，也沒有砒石的箭，也沒有野蠻人所用的嘴形的鐵棒，有的只是薔薇花。這小客廳的糊壁紙上種滿了薔薇。那薔薇都是含苞的，未放的，謙遜似的，都是相同的，都是美麗的。

我的母親最討厭那比較動物學和頭蓋骨的測量，整天坐在那小客廳裏的做生活的檯子面前。我在她的腳邊地毯上玩弄着一匹山羊。那匹山羊原來是四隻腳，可是如今祇有三隻腳了，因此之故，要比擬父親所蒐集的畸形學中的雙頭兔却還不行；我還有一個耍孩子，兩個臂膊會活動的。有點漆氣味：那時候我一定有許多想像力的，爲什麼呢，因爲這山羊，這耍孩子給我表現許多許多有趣的戲劇裏的各種腳色。有時，那匹山羊，那耍孩子遇到真正有趣味的事情，我對母親也來加入。却總是無效的。原來大人們總不大懂得明白小孩子們所說明的事情的。我的媽媽心很不定。她總不細心來聽我講話。這是她的大缺點。但是她慣常用她的大眼睛來向我望着，叫我『小畜生』把種種東西放好來。

有一天，在那小客廳裏，放下了她的刺繡，她將我抱起來，抱在她臂懷裏，把一朵紙花

給我看，她對我說道：

——我給您這朵薔薇花。

爲要認清是這一朵，她用她的繡花針在花朵上繡了一個十字。從來沒有一件贈品使我更幸福的了。

愛多亞的孩子們

法朗士著

——我這小孩兒，他頭髮亂得像煞個強盜，萬良士君，你把他頭髮剪成『愛多亞的孩子們』式好了。

我母親這樣子和他講話的萬良士君原來是一個伶俐的老剃頭師傅，可是他是個拐腳，一看見他，我就想到一種氣味，令人打惡心的，燒熱的鐵一般的氣味，並且我就要怕他，這是一則因為他的兩手滿是生髮油，一則因為他替我剪髮時，頭髮非落到我的頭頸裏，便像不能剪的一般。所以，當他將白布罩在我身上時，將一塊毛巾圈在我頭頸裏時，我便要反抗。他於是對我說道：

——我的小朋友，你總不要留着一頭野人的頭髮，彷彿從那梅提史難船の木筏上

面出來的吧。

他於是用他那南方的顫抖的口音，來講那梅提史如何遇難，如何從可慘的不幸裏逃出來。那木筏，那徒然的求救信號，那人肉的飯食，這一切，他都用着一等好脾氣來講述的，像那種對於事物都懷着善意的人一樣；因為萬良士君，原是個快活人己！

這一天，他很慢地剪髮，很稱我的心，等到我向鏡中看一看自己，我很覺得奇怪的。我看見頭髮披下了，眉毛上面一排剪短了的，好像一頂和尚帽，垂在面頰上的好像西班牙狗的耳朵。

我的母親快活的很：萬良士真地把我剪成愛多亞孩子們式的頭髮了。那時我穿着黑絨的運動衣，她說，祇要把我和我的哥哥關在那塔中好了……

——如果人家膽敢！她添說這句話時，他便做出可愛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氣來，將我抱起來，抱在她的臂懷裏。

她抱着我，緊緊地吻抱着我，一直抱到車子邊。因為我們要出去拜訪。

我便問她，那個我所不認得的哥哥是什麼人，那個使我恐怖的塔是怎樣的。

我的母親，原來同那種有神聖的忍耐工夫和快活的單純的人們一樣，彷彿祇爲了「愛」才活在世上的，用着孩子氣的詩的說話來講給我聽了，說那兩個美好的愛多亞王子，如何被他們兇惡的叔父李却特，從他們母親身邊，將他們搶了去，悶死在倫敦塔中的暗室裏。

她想起那時流行的一張繪畫，又說道：那孩子們的小狗吠了起來，報告他們那幾個殺人的人走近來了。

她最後說這段歷史是很古的了，但是因爲它這樣地使人感動，這樣地美妙，人們已經把它繪成圖畫，把它在舞臺表演，看這齣戲的人都哭泣起來，她和旁的人一樣也哭泣了。

我對媽媽說那是一定十分可惡的，使人家這樣的哭泣，她和其餘一切的人。

她回答我說那是反而要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和絕妙的才能的，但是我却不懂。那時

候我完全不懂得落眼淚的愉快。

我們的車子到了聖路易島，在一座古舊的屋子前面停了下來，那座屋子我是不認識的。我們登上那石子的梯階，那用舊了的碎裂的階級對我做出怕面孔來恐嚇我。

在第一個轉灣角上，一條小狗叫了起來：『我想，這是它了，這是愛多亞孩子們的狗了。一種突然的，不可克的，癡愚的恐怖將我佔據了。那是不言可喻的，這梯階，就是那塔中的梯階，況且我的頭髮剪得像一頂和尚帽，我的運動衣是絨的，我是一個愛多亞的孩子了。人家要來弄死我了。我却不情願；我拖住了我母親的衣衫叫道：

——領我回去，領我回去！我不情願登上那塔中的梯子。

——停嘴，小呆徒……走呀，走呀，我的親愛的，不要害怕……這孩子真是太神經質了……比愛兒，比愛兒，我的好孩子，好好兒。

拉着她的裙子，固執的，暴躁的，我什麼都不要聽；我喊了，我叫了，我氣都悶住了。充滿恐懼的我的眼光，游泳在那給濃厚的恐怖所引起的暗影裏。

我在叫喊時，一扇門在階梯上面開了，門裏走出一位老先生來，雖則我在驚恐，雖則他戴着希臘式的帽子，穿着房中穿的衣服。我却認識他是我的朋友老瓶，確是老瓶，我的朋友，他每星期給我一次乾點心，放在他帽子裏帶來的。這正是他，是老瓶；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那個塔裏的，我不知道那個塔是座房子，這座房子是老了，正配這位老先生去居住的。

他向我們伸出一雙臂膊來，他的左手裏還擎着一個鼻烟壺，右手大指和食指的中間夾着一枝菸草；這正是他。

——請進來罷，好太太！我的女人好多了；她看見你們來一定歡喜的。但是比愛兒少爺，照我看起來，不大十分振作吧。還是我們的小雌狗嚇了他嗎？——這兒來，菲奈德。

我精神振作的了；我說：

——老瓶先生，你是住在一個可惡的塔裏面的。

聽見我說這幾句話，我母親將我的臂膊抓了一把，這意思我很明白的，就是不許我

向我的好朋友老瓶討糖果，我本來倒正想要向他討呢。

——在那間老瓶先生老瓶太太的會客室裏，菲奈德便是我的偉大的救護者了。我和她玩耍，心上記着她對着愛多亞孩子們的謀殺者獵吠的。因此我將老瓶先生給我的糖果分給她喫。但是人們不能許多時候祇管一件事情的，尤其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思想從這樁事物跳到那樁事物，好像在樹上跳東跳西的小鳥，接着又跳到愛多亞孩子們的身上去了。我對於那孩子們已有了一個意見了，非發表出來不行了。我拉着老瓶的袖子。

——你說啊，老瓶先生，如果母親是在那倫敦的塔裏，你知道她會不准那個兇惡的叔父用枕頭來悶死愛多亞的孩子們嗎？

我看老瓶先生彷彿沒有完全了解我的思想；但是，祇有我們倆時，媽媽和我，到那梯階上時，她把我抱起來，抱在臂懷裏，說道：

——怪妖精！我要怎樣地吻你呀！

一串葡萄

法朗士著

我是幸福的，我是很幸福的。我想像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奶媽爲很溫和的巨人，是世界之最初的，不可搖動的，永久的，惟一的證人。我確實地相信他們會保護我，使我避免一切的罪惡，我在他們的旁邊，我經驗了一種完全的平安。我母親所教導我的信用是某稱無限的東西：當我回想到這種神聖的，這種可讚美的信用時，我簡直想和幼時的^我接吻起來，知道在這世界上要保留一種完全的感情是如何困難的人，便能懂得對於這樣的回憶會有這樣的衝動的。

我是幸福的。有無數的事物，又是熟悉的又是神祕的，占據了我的想像力；有無數的事物，本身雖是毫無價值，但是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我的生命，它是小小的；但總是

生命，換言之，就是種種事物的中心，世界的中央。你們不要笑我說這樣的話，請你們以友誼來笑我罷，請你們想呀！凡是有生命的，就是一條小狗吧，總是生活在種種事物的中間的。

目能視，耳能聞，這是我的幸福。我的母親開她的玻璃廚時總要引起我的好奇心，雅緻的充滿詩趣的好奇心。有的什麼在這廚裏呢？天呀！這廚裏能有的是：布匹，香袋，紙板，匣子。我今早疑我的可憐的母親是個匣子迷。她有各式各樣的匣子，一大堆的匣子。這種匣子都不許我去動一動的，給我許多深刻的冥想。我的玩具也勞動了我的小頭腦；至少，人家允許我的玩具，我在等待的玩具，是使我的小頭腦勞動的；因為我已有的玩具在我看來，已沒有什麼神祕，也沒有什麼可愛了。但是我夢想中的玩具多麼美好呀！又是一件奇蹟，就是我們拏枝鉛筆或毛筆會畫出一堆的線條和人物來的。我畫兵隊，我描出一個雞蛋式的頭，頭上替他戴個軍帽。經過幾番觀察之後，我才把那個頭塞到軍帽裏去，塞到碰着眉毛為止。我的插烏毛的無邊帽和我的絲襪給我若干的驕傲。但是我特別愛好的，

比愛每個東西更愛好的，就是種種東西的集合：房子，空氣，光線，還有什麼？最後是那人生啊！一種偉大的柔溫將我包裹了。就擊小鳥來比，沒有一頭小鳥在它巢中的毛堆裏能更愉快地跳躍的。

我是幸福的，我是很幸福的。然而我却羨慕另一個小孩子。他名字叫亞風子。我不曉得他的旁的名字，或許他簡直祇有這一個名字。他的母親是個洗衣婦人，在城裏營生的。亞風子整天在那天井裏或者河岸上游蕩，我從窗中觀察他醜醜的臉盤，黃色的頭髮，背後碎破了的短腳褲，穿着在水溝裏走的舊靴子。我很想和他一樣，自由地在水溝裏走來走去呢。亞風子常常和女廚子們胡鬧的，在她旁邊喫着幾個有力的耳括子，得到幾多陳餛飩的硬皮殼。有時馬夫們叫他到取水機那兒去吊一桶水，他挺着紫紅的臉孔，拖出了舌頭，神氣活現地將水擊來了。我真羨慕他哪。他沒有像我那樣有拉封丹的寓言詩來誦讀；他在衣上粘污了一點醜醜，也不怕受罵。他也不必，不論時候的早晚，不論人的好歹，向人說：「今朝好，先生！今朝好，夫人！」一切的人都和他沒有一點關係。設使他沒有像我那

樣有挪亞的方船，機器的馬，他會依了他的空想去捉兩頭烏雀來玩，他會和那像他一樣亂跑的狗去玩，甚至會和馬棚裏的馬去玩，一直要玩到馬夫把掃帚趕他出來。他是自由而胆大的。那個天井便是他的領土，他望着窗中的我，有如人家望着鳥籠中的鳥。

這個天井裏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各種的畜生和僕役們常常在那兒來來往往。這天井是很大；南面就是那屋子，屋子牆壁上蔓延着一株多節瘦弱的老年葡萄樹，頂上有一個日規，那日規上的數字給日曬雨打的消失完了，那日規的針影在石子上不知不覺地過去，却使我驚奇。在我所想起的一切幻影中，我想這個天井最要使今日的巴黎人奇怪的了。他們的天井只有四米達見方；人在那種天井裏，向那五層樓的，傾斜的，飯菜櫃式的房屋上面望去，所看見的青天，祇有手帕那樣的大小。這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是不健全的。

這個熱鬧的天井，原來每天早晨，女傭們到那抽水機邊去將水盛滿她們水壺的，或者女廚子們，在六點鐘辰光，一邊在鉛桶裏淨她們的生菜，一邊和馬丁們談天說地，有一

天這天井裏的石板都要挖去了。爲是要重鋪過，所以挖石板的；但是做這工程的時候，恰巧天下雨，天井裏都是爛污泥，亞風子在那兒簡直像個森林裏的半人半羊的神怪了，從頭到腳盡是泥的顏色了。他很快活很熱心地搬運那石板。後來，他仰起頭來，望着高高地關在牆裏的我，做個手勢叫我走下去。我心上真熱辣辣地要和他一塊兒去玩，搬運那石子。我在房中是沒有什麼石子來給我搬的。恰巧房間門是開着。我便走到天井裏去。

——呀，我來了，我對亞風子說。

——搬這塊石子，他對我說。

他的神氣真野蠻，他的口音發嘎；我却聽他了。突然間那塊石子從我的手中奪去了，我覺得從地上被拉了起來。原來這是我的奶媽將我抱起來了，她很發火。她拏馬賽肥皂給我洗手，她說我和頑皮的孩子，浪蕩的小孩，無賴的東西一起玩，說到使我恥辱。

——亞風子，我的母親又說，亞風子教養得不好；這不是他的錯處，這是他的不幸；但是教養好的小孩子不能和教養壞的小孩在一起玩的。

我是一個很聰明，很會思想的小孩子。我就記牢了我母親的說話，我也不知道怎樣的，母親的說話會和人家講那本有版畫的舊聖經給我聽時，我所知道的被詛咒的小孩連結起來了。我對於亞風子的感情完全變了。我已不羨慕他了；決不羨慕了。他給我的感情，是恐怖與憐憫相交混的感情。『這不是他的錯處，這是他的不幸。』我母親這句話害得我對於他的心完全亂了。媽媽，你不錯，你給我聽這句話，你不錯，在我最嫩弱的時代，就教我知道不幸者是無辜的。你的話真好；我一生要牢牢記着這句話的。

至少對於這一次，這句話已有了結果，我可憐那被詛咒的（不幸的）孩子的運命。有一天，他在天井裏玩弄一個老房客的鸚鵡時，我注視着他，注視着這慘澹而有力的該隱，我用着那個良善的小亞伯的一切悔恨來看着他。啊！做那亞伯是幸運的。（該隱和亞伯的事，見創世紀第四章——譯者）我想怎樣把我憐憫的證據贈給他。我想送給他一個親嘴；但是他兇暴的面孔我覺得不配接受我的親嘴，我心上不願給他這個贈品了。我想了許多時候，想找出一個我可以給他的東西；真想不到，爲難得很。將那機器馬給亞風子

罷，可惜那馬鬣馬尾巴都早已沒有了，我想這是太不行了。況且給他這個馬就能表明憐憫嗎。應該要一件適合這個不幸者的贈品才行。一朵花吧，這是和親嘴相彷彿的。我又疑心亞風子是否愛好花朵。在這樣爲難的時候，我在飯堂走了一圈。突然間，我快活的拍起手來：我找到了！

廚上的一只盆子裏有着極漂亮的芳丹盤的葡萄。我爬上一張椅子，摘了重重的一串葡萄，佔據盆子四分之三的一串葡萄，暗綠色的葡萄。一半兒有點金黃了。一定可以相信這葡萄放到嘴裏就會很鮮美地溶化的；雖則我沒有去嘗一嘗。我逃到母親做生活的檯子上去找一個線板。我將葡萄掛在線端，我靠着那窗口的橫木，我喚亞風子過來，慢慢地我將那葡萄吊到天井裏。要看個明白一點，這被詛咒的小孩子將罩在眼上的黃頭髮分開兩旁，當那葡萄吊到他的手拏得到的時候，他就連線拉下葡萄來；接着，他重新仰起頭來，他向我伸了伸舌頭，做了一個輕蔑的樣子，拏了葡萄就逃去了，只給我看見個背後。我的小朋友沒有對我這樣過的。我起頭很憤怒，繼而細細一想就鎮靜了。我想：『我幸而』

沒有給他一朵花，也沒有給他一個親嘴。」

我的憤怒因爲這一想就消散了，人說自尊心滿足的時候，旁的什麼都不要緊。這是真的。

但是，我想應該把我這樁事情告訴母親，我便非常不舒服。我錯了；我的母親罵我一頓，但是她很歡喜的：我從她的嬉笑的眼睛裏看出來很歡喜的。

——應該將自己的東西給人家，不可把旁人的東西給人家的，她對我說，但是給東西與人家這件事是應該知道的。

——這是幸福的祕訣，惜乎知道的人很少，我父親添說這一句。他，他是知道這個幸福的祕訣的。

金眼睛的馬山勒

法朗士著

我已有五歲了，我對於世界已有了一個觀念；原來這個觀念是美好不過的，惜乎後來不得不變更了。有一天，我正忙着畫菩薩，我的母親喚起我來了，她全不想想她吵亂我了。做母親的都有這種的魯莽。

這一回，原來要替我裝扮。我覺得無裝扮的必要，我覺得真討厭，我不要裝扮，我做出種種怕面孔來；我實在是因為受不住。

我的母親對我說道：

——你的寄娘要來了；如果你衣服不穿着好，好看煞人了！

我的寄娘！我還沒看見她過；我完全沒有認識她。甚而我不知道竟會有個寄娘的。但

是我却很知道什麼叫寄娘：我在故事書裏讀着過的，我在畫帖裏看見過的；我知道所謂寄娘也者是個仙女。

我任母親來替我梳髮洗臉，儘她梳個滿意，儘她洗個滿意。我想像着我的寄娘，我非常好奇心地要認識她。平常我雖是個多問的小孩子，我心上雖是急於要知道那寄娘，可是我一點也不問詢。

——爲什麼呢？

——你們問我爲什麼嗎？啊！這是因爲我不敢問的緣故；這是因爲仙女，我早知道怎樣是個仙女，仙女要靜默和神祕的緣故；這是因爲感情中有一個極貴重的曖昧的緣故，這曖昧貴重到在這世界上最最初的魂靈會本能地努力留住它的；這因爲對於小孩猶如對於大人有難以言說的事情的緣故；這因爲我雖沒有認識我的寄娘而已愛好她的緣故。

我將使你們很驚奇，但是幸而有時事實會有出乎意表的，來使那事實合理起來的

……我的寄娘竟照我所望的那樣美麗。當我瞧見她時，我就認識她。正是我們期待的她，正是我的仙女。我全不驚奇地望着她看，很快活的。這一次，特別，那自然竟和小孩子的美夢一致了。

我的寄娘瞧着我：她有的金色的眼睛。她對我微笑，我看見她的牙齒和我的一樣的細小。她講話了：她的口音是清澈的，彷彿森林中泉水的歌唱。她向我親嘴，她的嘴唇是涼爽的：現在我還覺得那涼爽留在我的面頰上。

我看見了她覺得有一種無限的甜味，彷彿這一次的相會一切都美滿；因為那留給我的回憶沒有枝枝節節的，有了枝節，回憶就要受損傷了。那回憶是很明瞭簡潔的。

爲要微笑，爲要親嘴而半啓櫻唇的，站着的，呈出一對臂膊的我的寄娘，我覺得無論何時都沒有變遷。

她從地上抱我起來，對我說：

——寶貝，讓我來看看您的眼睛的顏色。

接着她撫摩我拳曲的頭髮說：

——現在金黃的頭髮，將來要成栗色的。

我的寄娘會知道未來。雖則她的寵愛的預言沒有說明未來的全體。我的頭髮如今也不是栗色，也不是黑色。

下一天，她送許多玩具來給我，我覺得那種玩具不是做給我玩的。我有我的書籍，畫片，漿糊瓶，畫箱以及一個聰明而膽怯的小孩所有的一切玩具，我和這一切生活慣了。我正是個聰明而膽怯的小孩的樣子，已住慣在家裏的了，並且靠了種種玩具，對於形式和色彩已有感覺的力量，感到許多的痛苦，又感到許多的歡樂。

我寄娘選擇的贈品不配我這種習慣的。她的贈品是一組運動器具，喜歡運動的小孩子玩的小體操教師玩的。鞦韆，鋼條，棍棒，量力器，啞鈴以及一切鍛鍊小孩子氣力，鍊成堅實的美實用的器具。

不幸，我已有了兀守書案的習慣，有了在洋燈下耐心地玩弄着切紙細工的趣味，有

了對於繪畫的深刻的意味。當我從先天的藝術家的娛樂裏出來時，有時突然發癡了，精神昏亂了似的。癡狂地做出種種無規則，無節奏的胡鬧來，假做強盜，假做遭難的船，假做火燒。這一切油漆黃楊製的，鐵製的器具，從我看去，都是冰冷的，笨重的，全沒有一點嬌癡，全沒有一點靈魂，就是我的寄娘教我用法的時候，在這一切運動器上放上了她的一點愛嬌，我仍舊覺得一無可取。她神氣活現地舉起那啞鈴來，她又將兩肘向後，指點給我，看那兩根揮到背上，揮到臂的棍棒，如何舒展那心胸。

有一天，她將我抱在她的膝上，說要送給我一艘船。船上一切的用具，一切的帆檣以及船舷上的大炮，無不具備。我的寄娘講到艙房彷彿是圖惹水手。什麼桅樓，後甲板，管帆繩，小桅子，最高桅等等。她都沒有一點忘記。這種奇奇怪怪的名詞，她簡直講不完，講起來像煞很可愛的。這種奇怪的名詞一定使她有許多的事情可以回想得出來。仙女原來是在海上生活的。

我却沒有接到她允許我的船。但是我也不必，就是在幼年的時候，也不必要什麼東

西來玩弄。那仙女的船却占據我許多的時間，我曾經看見那仙女的船。我現在還看見它。這不是一件玩具了。這是一個幻影。它靜靜地在濃霧的海面滑動。我瞧見在船舷上有個女人，一動也不動，臂膊是僵的了，眼睛大大的，空的了。

我久已不能再看見我的寄娘了。

自從那個時候以來，我對於她的性格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了。我覺得她生到世上來是爲使人快活，是爲愛。并且爲使人快活，爲愛，就是她在世上的事業。我並沒有錯誤，啊啊！我從此之後知道馬山勒（她名字叫做馬山勒）所做的事情祇是爲使人快活，爲愛。

好幾年之後。我略知她的生平了。馬山勒和我的母親是在修道院裏認識起來的。但是我的母親，比她大幾歲，過於聰明一點，過於謹慎一點，和馬山勒做不來久長的朋友，因爲馬山勒在友情裏是要放一種非常熱情和一種狂熱的。那個教導馬山勒種種無道理的感情，是一個年輕的寄宿女子，商人的女兒，沈靜的，胖胖的，無學而有嘲笑人的神氣。馬山勒的一對眼睛永不離開過那個女子，那女人的一句說話，一個手勢，她都要爲之落

出許多眼淚來的，又對那女人發願，時時刻刻做出姑忌的樣子來，在自修的時候，寫了二十多頁的長信給那女人，終於這個胖胖的女兒耐不住了，說她承蒙馬山勒的恩寵，已儘夠了，她要安靜一點了。

可憐的馬山勒那樣的失意，那樣的憂傷，使我的母親也哀憐她起來。自從那時候起，開始她們倆友誼的結合，不久，我母親就走出了修道院。她們相約大家來往，果然沒有失約。

馬山勒的父親可說是一個世上最好的好先生，很可愛，很有才智，可是沒有常識的。他經過了二十年的航海生活之後，毫無原因，忽然離去汽船了。人家很奇怪他的。奇怪他服務得如此的長久。他的財產是中庸，他的節儉的樣子是非常持捩的。

下雨的一天，從窗中外望，他看見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兒徒步地走，衣裳和雨傘給她倆非常累贅。他第一次發見她倆沒有車子坐，這個發見使他非常的悲痛。立刻，他有了勇氣了，賣去他妻子的珠寶，並且向許多朋友借了銀子，趕到白突去。因為他對於賭博有必

勝的經驗的，他要得到馬，馬車，僕從，於是去大賭起來。過了八天之後，竟不名一錢回轉家來，但他更相信他的賭錢本領了。

在勃利還剩一小塊土地給他種鳳梨（ananas）。耕種了一年之後，爲的要償付他的借款，他不得不把這塊土地賣了。那時候他於是投身於發明機器的事業裏了。他妻子竟得不到他一點愛護而死了。他將他的計劃書和說明書寄給議會，寄給各部長官，寄給學士院，寄給學者的協會，寄給一切的人。他的說明書有時用韻文來寫的。居然給他弄到多少銀子，給他生活過去。這真是奇蹟。馬山勒覺得這一切並沒有什麼稀奇，她手裏掣到了一百個銅元時，她就將一百個銅元去買帽子來戴。

那時候我的母親還是個年輕姑娘，真不懂這樣子的生活，馬山勒常使她身體顫抖起來的。但是她愛好馬山勒。

如果你知道，我的母親對我不知說了幾百次，你知道她那時候多麼的美麗！

——呵！親愛的媽媽，我很能想像她的美麗的。

然而她倆中間起了紛糾了。紛糾的原因是一種微妙的感情，這種感情我們萬不應該讓它留在陰影裏的，雖然我們常常把親愛的人的缺點隱藏在陰影裏。但是我却不應當如旁的一切人那樣來分析。我敢說我不應當來分析，我也不能分析，況且關於這件事的指點是十二分的模糊的。我的母親在那時候和一個醫生訂了婚，後來這個醫生結婚了，便成了我的父親。馬山勒是美麗的；我向你們說過幾次她是美麗的了。她是呼着戀愛吸着戀愛的。我的父親是年青。他倆相見了便講話。旁的我不大知道了……我的母親結婚之後，就從沒有見過馬山勒。

但是，過了二年的遠離之後，這個金眼睛的美女倒能夠寬恕人了。她非常寬恕人了。於是甚至請她做起我的寄娘來。在這離合的中間，她也結婚了。我想她出嫁這回事對於重修舊好是很有幫助的。馬山勒非常敬愛她的丈夫；這是一個七歲就在一艘商船上經營航海生活的，黑色小身體的怪東西，我想他一定做過賣買黑人的生意的。因為他有財產在 Rio-de-Janeiro，他就領了我的寄娘到那邊去。

我的母親常對我說：

——你總想像不出馬山勒的丈夫是怎樣一個人：這是一匹猴子，猴子，從頭到腳穿着黃衣裳的猴子。他無論什麼語言都不會說，他祇懂一切語言的一點兒，他要表示意思時，是喊的，是做手勢的，是用眼珠來滾動的。公平地說起來，他的眼睛是很漂亮的。但是，你不要當他是島上人，才親加說這句話；他的的確確是法國人，生在勃勒史德的，名字叫提波。

順便，我要對你們說一句話。我母親所謂「島」者，就是指不是歐洲的地方，這件事使那做了許多比較人種學的作家，我的父親，失望了。

——馬山勒，我的母親接着說，馬山勒是非常愛他的男人的。在最初的時候，人家去看他們時彷彿有意去妨礙他們的。她幸福了三四年；我所謂幸福者，是就趣味上說的。但是，當她在法國旅行時……你年紀太小了，你記不起來了。

——啊！媽媽，我完完全全記得的。

——那末很好！在旅行時，她的丈夫在那邊染了島上的惡習了；他和壞蛋們沈醉在水手的酒店裏了。人家給他喫着一刀子。馬山勒聽到了這個消息，立刻趁船回去。她盡其所能地看護她的男人。然而他一次失血之後就死了。

——馬山勒沒有再回到法國來嗎？媽媽，爲什麼我沒有再見過我的寄娘？

對於這個問題，我母親有點爲難地答道：

——做了寡婦了，她在 Rio-de-Janeiro 認識許多海軍官的。這些軍官對她做了大的壞事。孩子，不應當想那馬山勒的錯處的。這是一個特別的女人，行動和別的女人不同的。但是要招待她來，那是很爲難的了。

——媽媽，我並不想馬山勒的錯處；祇要你對我說她後來怎麼樣了。

——一個海軍大尉愛上她了，把她弄到手了，這是很自然的，因爲這樣漂亮的勝利品多少使他心上歡喜。我不把他的名字對你說；他現在是海軍少將了，你已和他同喫過幾次飯的。

——什麼！這是V氏，是這個紅面孔的胖子嗎？媽媽，這個少將，他在飯後會講那關於女人的有趣的故事！

——馬山勒愛他到癡子一般。她跟着他走到各處地方。你很知道這段歷史的吧。但是她的結果真可慘。他倆都在美國，我不能正確地說出在那一處，因為地名我總記不牢的。拋她在那邊，他推託一樁事情回到法國。她在那邊等他。後來從巴黎的一張小報上，她知道他和一個女戲子現身於舞場了，她忍耐不住了，雖則害着寒熱，她乘船回來了。這是她的最後一次的行旅。她死在船上，小孩呀，你的可憐的寄娘。包在布裏。拋在海中了。

上面這些話是我母親講的。其餘我不知道的了。但是每逢天上罩着一層柔軟的青灰色，風在穩穩地吹的時候，我的思想總飛向馬山勒，我對她說：

——困頓中的可哀的孤魂呀，搖蕩着地上最初的愛情的海洋中的遊魂呀，親愛的幻影啊，我的寄娘，我的仙女，對於你的愛情最忠實的，或許到今早唯一還記着你的人爲你祝福呀！你俯下身子來，將你的贈品放在我的搖籃裏，就是祇有這件事，你也應得福；當

我剛會思想的時候，你啟示那「美」所使人渴望着理解的精微的苦痛，你應得福；你爲了要亂看眼睛的顏色，從地上抱起那小孩子來，你應得福！這小孩是最幸福的，并且我敢說，他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你所給與他的也最多，啊，寬宏大量的女人呀！因爲你用你的一雙臂膊將夢幻的無限的世界爲他展開了。」

曙光裏寫就的附注

法朗士著

這是一個冬夜的收穫，是我的回憶的第一捆稻束。我將這捆稻束隨風四散呢？還是把這稻束縛了起來放到倉庫去的好呢？我想，這捆稻束可以給精神做良好的糧食的。

人們中間最優良的，最博學的那位李德萊先生，曾經希望每個家族都有它的紀錄和它的精神的歷史。他說：『自從一種良善的哲學教我好好地尊重那傳統和保守以後，我幾次三番可惜那中世紀時代，中產階級的家族沒有想到將那家庭生活的的主要事項，寫成樸素的紀錄，須知這種紀錄只要那個家族存在，總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無論記得怎樣簡單，這種紀錄如果傳到我們這時代將多麼的珍奇！智識和經驗失去的多麼多！如果稍稍注意，有一點繼續不懈的精神，這種智識和經驗都可救起來了。』

好，我來實現這位智慧的老頭子的希望吧！這個希望將爲諾齊愛家族的紀錄所開始，所守護。過去的事情一點不要遺失。我人的創造將來，靠只靠過去。

(注) 文中之李德萊即哲學家 *Smile Littro* (1801 = 1881)，著有不朽的法語字典的閱者知道這位作家的吧。

法國名家小說集刊誤表

頁次	行次	正	誤
76	10	一個小窩	一個細小的笑渦
''	11	找這兩個	找個
82	2	他那漂亮的丰姿留着疲乏的痕跡了，但未必都因為外交事務的冗繁所致。	他那漂亮的風姿因為外交的事務的冗繁而留着疲乏的痕跡了。
85	6	但	因此之故，
''	9	說明	也來加入
88	5	(衍)	很稱我的心
90	''	了。』	了。

112	109	107	''	99	94
3	11	9	8	2	12
這段歷史我也不大知道。	我想他一定和黑人做過買賣的。	他的經濟	我會不服從的。 過叮囑不許取桌上的東西，但是 權子上去找一個線板。我是會受	吧， 客堂有着好幾束花。給他一朵花	碰着眉毛爲止。花和香的美好，桌 子的精緻，衣服的華麗，我的感受 是極敏銳的。
這段歷史的吧。	意的。 我想他一定做過買賣黑人的生	他的節儉的樣子	權子上去找一個線板。	一朵花吧，	碰着眉毛爲止。

民國十五年十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年十月四版發行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集說小家名國法”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譯者 徐蔚南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鼓樓北街金城
漢口湖北街金城

開明書店分店

世

世

界

文

學

史

話

文

學

史

話

約翰瑪西著 胡仲持譯
精本三元五角 平本二元三角

美國當代文壇的權威瑪西氏，以生動的文筆，犀利的眼光，寫成這一部完美的文學史。他把各時代文學的背景及其相互的關係，說的非常清晰。並且穿插了許多逸聞佳話，使本書增添不少的趣味。遠溯古代猶太希臘，拉丁，近至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各國的文學，依時代的順序，作有系統的敘述。當代名家如蕭伯納，高爾基，辛克萊，托馬斯曼，劉易士等，亦復一一論及。書中插有義大利名畫家魯托羅氏所作木刻畫及着色肖像一百五十餘幅，極玲瓏生動之致。末附英漢對照人名書名及文學名詞索引二千餘條，尤便檢查。

上海開明書店總店暨
廣州 漢口 北平 漢陽 分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913B

